

孟子注疏

無三



線
121.262
248
25
v. 3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七下

離婁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失其民之心則天下

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

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

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

王不可得已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毆之則歸其所樂獺鷓也鷓

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

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

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詩云其何

善故以為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

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疏曰孟子

紂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使就其君三年



至心也者孟子言桀紂失天下是失其民也乃是其民之心也得天
 下有道者勿施爾也者言人君所以得天下有其道也得其民斯為得
 所以得其民之道者勿施於民則近得其民心矣以得其心有道在民
 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勿施於民則近得其民心矣歸仁也至不可得已
 者言民之歸親於仁者是懶為之歸就於木而獸之樂趨於廣野矣故為
 鷓為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下之諸侯皆為鷓聚其民而歸之亦
 淵者猶七年之病至於死亡者言今之國君欲為王者不可得而為耳今
 討三年之艾草也苟為已前不積雖終身而死亦不得此何能淑載胥及
 志仁於久雖終一身憂辱亦以陷於死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
 患難也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蓋言何能為之善乎但相與及其沉
 之屬也注懶鴝之屬也土鴝也○正義曰案釋名云懶形如鴝居水食魚者
 厲王之詩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
 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何人尚自暴自棄仁人之安宅也義

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
 曰至哀哉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
 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為自暴者不可與之言議也

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為自暴者不可與之言議也
 自棄也者此蓋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也至哀哉者孟子言
 自棄也者此蓋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也至哀哉者孟子言

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乃為人之正路也今有空曠其此宅而不安居

也當世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難人求敬長近取諸己則邇

而難也孟子曰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近而人乃求遠事在易而人乃求

義長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

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本之於是故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

也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能動者也孟子曰至未有

於此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

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者孟子言居下位而為君上之臣者而不見獲於上則

身者言不可得於上者治之也以其上之信於友則弗獲於上矣以其君上之道至不誠其

者忠也如臣弗悅其親則亦弗信於友矣此所以資於己者仁也如其道

親弗悅於親矣以其親之稱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以其友之所獲於己者仁也如其道

弗悅於親矣以其親之稱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以其友之所獲於己者仁也如其道

孟子注疏卷七下

以不悅於親誠身而已如其道如不能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以其所謂誠者亦明乎在我之善而已如不明其善則在我之善有所未明又安知所謂誠故不明

乎善則不誠其身矣由此推之則信於友是誠身之道也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道也誠身是悅親之道也誠者天之道也思

誠者人授人也誠善之性者也是為天之道也誠未行其誠以奉天是為人之道也誠者是天授人誠善之性者也是為天之道也誠未行其誠以奉天是為人之道也

然而至誠而有不能動者也注會子三省大雅矜矜正誠曰論語云曾子曰吾日無也故曰未有能動者也注會子三省大雅矜矜正誠曰論語云曾子曰吾日

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是會子三省之事也大雅矜矜此蓋荀卿之言然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

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

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

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

矣子將安如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今之諸侯如

言皆歸往也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為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

疏孟子曰至必為政於天下矣○正義曰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為

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與而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紂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與而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紂

聞之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紂

辟居於東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西伯善養其耆
老者也二老者天下之大也至其子焉往者言伯夷太公二老乃天下之大
焉往也猶父也皆歸之也○注伯夷讓國至歸周也○正義曰案太史公云其傳曰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
焉孔蓋往歸焉後因叩馬諫武王武平殷亂二人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且餓死
處士隱海濱云周西伯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注云
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正義曰書云五紀曰歲月星辰曆數今云七紀者案
魯昭公二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

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

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

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

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

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
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

者次之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重刑也連諸侯

連橫之疏之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為季氏
人。

之家臣不能佐君改於其德以爲治國而乃聚斂其粟倍過於此觀之孔子責之曰求非我之徒第也乃令第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

仁政至罪不容於死皆棄之於孔子者也又賦斂觀之以強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

於盈滿其野於死以戰而殺人至盈滿其城此所謂善戰者服上刑至肉也

其罪必不容於死以其罪大雖刑不足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也

地者侯罪次之孟子以其罪次於善戰之刑也○注求孔子又案論語云季氏富

○德者又次之史記又連橫求字諸侯者刑也○注求孔子又案論語云季氏富

於周公而求也爲季氏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

安國云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鄭注云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

諡曰康諡法曰安樂子魯卿曰季孫肥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

其惡存乎人之善心也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之不明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疏孟子曰存乎

乎人哉○正義曰此章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

乎人哉○正義曰此章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哉○

其眸子不明與不明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疏孟子曰存乎人哉○

貌○正義曰注是皆矇子瞭文明而耗之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

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所有欲

安得為恭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疏曰孟子

者至為哉○正義曰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恭

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者孟子言為之恭儉者則不侮慢於人亦

不能僭奪於人蓋以恭敬則不侮儉約則不奢故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其

民不順己之所欲安得為恭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恭儉

哉言人為恭儉在貌為之所存不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髡齊人也

在於聲音與其笑貌為之矣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問禮男女不相

親授孟子曰禮也禮不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髡曰見嫂溺水則當曰嫂溺不援

是豺狼也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此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髡曰天下之道溺矣曰

權者反經而善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夫何天下不援之乎曰

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曰當行子欲使天下而

援天乎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問孟子曰男女授受

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也沈溺於水當以為是禮然也曰嫂溺則

不援是以豺狼之為獸其心常有害物之暴故以喻之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援之以手者權也者孟子又告淳于髡以濟變事也有時乎然有時乎不

沈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者孟子又告淳于髡以濟變事也有時乎然有時乎不

孟子注疏卷七下

中華書局聚

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云為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也曰今天下溺

矣夫之是如之何曰天下溺援之嫂溺則當以手援之今子之言是欲使天下乎孟子言

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天下當以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問父子不

道援之矣斯亦明淳于髡之蔽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

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勢不行教子其

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自相

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

也執此意則為反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

夷矣故曰惡也大焉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疏公孫丑曰至親相責則離易子而教相

成以仁教之善者也公孫丑曰君子之不行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孟子言君子以

不自教誨其子是如之何孟子曰勢不行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孟子言君子以

孫丑以謂君子所以不教子者是其勢之不行所以不自教也教之者必以正

道而教之以正而教之而子不行則續之憤怒既續之以憤怒則反傷其為

父子之恩矣夷傷也父子之恩則教慈子孝是為父子之身自未能出行其正道

非父子之慈也且以子比之夫子既教我以正道而父子之身自未能出行其正道

也如父子之間以是言而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

子必相疾惡也故云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

則不祥莫大焉者孟子又言古之時人皆更易其子而教之者以其父子之間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

之大者也所謂易子而教者如己之子與他人教他人之子與己而教之是易子而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禍之大者矣○注夷有二說一說則以夷訓傷

一說以夷為夷狄其義皆通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

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使事親養親也守身

失不義則何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先本後末事

能事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

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將徹請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

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疏義曰此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

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孝疏義曰此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

口體者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至吾未之聞也者

孟子言人之所事者何事為大以其事父母之親為大者也人之所守者何守

為大以其身而能事父母之親則不失其身而為能事其父母尚不能守之況能事其

如失其身而能事父母之親則不失其身而為能事其父母尚不能守之況能事其

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為所

事凡有所事於彼者是皆為所事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為所

不為所守凡有所守於我者是皆為所守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為所

安而國家可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也豈非事親守身為事為守之

本者歟曾子養曾皙至事親若曾子可也者如曾子又言昔日曾子奉養其父曾

皙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子必請所欲與者如曾子又言昔日曾子奉養其父曾

蓋子注疏卷七下

五中華書局聚

有餘剩會哲已死會元奉養其會子會元會子之子也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會

元不請所欲與者如會子復問有餘剩會元乃應之曰無矣遂將以酒食復進

也如事其親若會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會子知父欲有餘者與之所謂養其父之志

故徇而請其所與問有餘故復應之曰有是遂其親之志意而非養志者也故

曰養志也請元反此蓋有違逆其親之志意但為養口體者志意也非養志者也故

孟子所以言事親若會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適過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也非法度也過君

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欲使大人正之疏孟子

曰至一正君而國定矣○正義曰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與適也至為能格君心

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者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為能格君心

惟大者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能格正君心之非也○注詩云室人交徧適我○也

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也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也

從外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己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也孟子曰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尾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

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者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疏虞獲譽求全受毀

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疏虞獲譽求全受毀

者也孟子言人有不虞度其功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

人之毀者以言其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為善之實而不期人

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行義以俟命而已矣○注尾生孟

與陳不瞻之事○正義曰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行義以俟命而已矣○注尾生孟

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人之所患於不知己未有所感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君

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師者未可師耳如務在好為他人師則其好為樂正

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魯人樂正克而之魯樂正子也從於齊之右師也

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子曰先生何為非克而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問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

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

舍館未定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

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過服罪也**疏**樂正子至克有罪○正義曰此章言

孟子好善孟子曰子譏之責賢者備也樂正子從子來遲故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

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問孟子何為於我而正子曰往也曰子來至若數日矣孟子又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舍館未定樂正子又曰為客館所止未定故不能即來也曰

此言是其宜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又為客館所止未定故不能即來也曰

定然後乃見長者乎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無所答乃對孟子曰是禮必待舍館

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重道者也宜孟子以此責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 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學而不行其

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 疏 孟子謂樂正子曰至而行道否則隱逸鋪啜此

匡正故言不意子孟子咨嗟樂正子者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

浮君啜也與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

徒鋪啜也與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

齊徒為徒以飲食而己我所以言有如此蓋謂子學古聖人之道而學且古今師之遊而

以徒為徒其飲食也孟子所以言有如此蓋謂子學古聖人之道而學且古今師之遊而

蓋以遊是文推而為解也公孫丑○注云孟子為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正義曰此

喪右師往弔人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行事也下卷言公行有子不

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

聞之曰禮也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是知為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孟子

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也於禮有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從陷親不義一不孝

祀中無後為大者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而娶懼無後故不告

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 疏 孟子曰至君子以為猶告也○正義曰此

不孝之太者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家貧親老不為祿仕特不孝之小而已

舜所以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故孟子乃言此以謂舜受堯之

娶是亦言舜猶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為不告猶告也○孟注堯二女○正義曰案古史云舜有二妃一曰娥皇二曰女英並堯之女○孟

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之實

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

蹈之手之舞之樂至此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疏孟子曰至足

舞之也正義曰此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孟子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至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者孟子言仁道之本實在事親是也樂之本實

知事實之從兄是也以其事親去之者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本實

斯二者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則知凡移於從長者是為

義之華也知義為智之實則知節奏為樂之華也凡此皆從而可知矣樂則儀

為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知節奏為樂之華也凡此皆從而可知矣樂則儀

生矣樂則流通而已也惡日進而不知足之樂則生矣言由仁義之實充之

於心而形之於四體故外故孟子宜以是言之而救當時之弊者也孟子曰天

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己為樂號泣于天不

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

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為舜以不順親意

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道者定也

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於親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悅而歸己猶芥也惟舜為然者

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大悅樂而將歸己視天悅而歸己猶芥也

此之意謂大孝者孟子又言人若不得乎親不可道則為人不順乎親不可道

而亦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為先天下而天亦從而化之瞽瞍致樂故天下

父子者親親之道定此所以為舜之大孝矣故曰瞽瞍謂大孝不能分瞽瞍頑惡

也○正義曰瞽瞍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瞽瞍頑惡

頑者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七下

孟子注疏卷七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水樂卑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卑作埤音義出埤字

獸樂廣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廣作曠

欲卒求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欲上有而字

艾可以為灸人病

灸音久亦音究孫氏不為音俗譌作灸

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毆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

欲仁猶將沉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沈按依說文當作湛沈假借字沉俗字

溺所以明鑒戒也是可哀傷

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哉

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

道在邇

考文古本邇作爾注同

以事其長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以作不

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

考文古本作爾而易也

而人乃求遠

閩本同監毛本作而人乃求之於遠當是據下文例增

天也潤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故曰天道四字

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人道也

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無不誠二字韓本作故曰未有能動者足利本無也字

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

以誠為貴也

皆天下之子耳宋本耳作有

言皆歸往也閩監毛三本韓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歸作將

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考文古本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

道七年為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辟草萊任土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作辟草任土地案音義出任土則作任地非也

章指言聚斂富君孔本韓本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同孔本韓本足利本作固聞鳴鼓以戰

殺人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民土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為大戮重人命之至也

瞳子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目字案童正字瞳俗字

安可匿之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章指言目為神侯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審矣

豈可以和聲音笑貌強為之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音作詔笑下有之字足利本笑上有詔字

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于之而錯

其心

此權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此作也案作也是

天下之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上有今字

何不援之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案道字恐誤重

一說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云作曰

父子反自相非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自誤目

責於父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於作其

不欲自相責以善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相字

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皆通矣閩本同監毛二本刪矣字

失不義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作失仁義韓本足利本作夫不義○按失不義是

乃為至孝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父母之親為大者也

閩本同監本毛本無者字

己人誰不為所守

補監毛本己作夫是也

政不足與間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無與字音義出足間

室人交徧適我

廖本適作謫

政教不足復非說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說作訖案音義出非說作說非也蓋形相近而譌

乃能正君也非法度也

閩本同廖本監毛二本孔本韓本上也作之是

章指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

韓本考文不古本作上

邪侈將何間也

亦不足間非也

閩本同監毛二本非下有之字

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虞字時作將

者陳不瞻

閩本監本毛本瞻誤瞻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作若

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為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

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此章疏文全脫

乃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乃字

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

孔本韓本

哉作乎按哉字是也否則與楊子法言不合

否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

而出此言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深思望重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深思作思深

故不即來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無也字

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

也

宜孟子以備貴之

閩監二本貴作責是也毛本備貴作此責

王驪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置窮處鋪啜沉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沈是也

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

此下空三字當是有衍字而剜去之也○今不空三字俱提上寫故下章孟子曰頂格寫

家窮親老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窮作貧

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聞至於

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禮義之實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義作樂

惡可已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手之舞之也

閩本同監毛二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

孔本脫孝弟二字

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

考

古本而能自知蓋有諸中形於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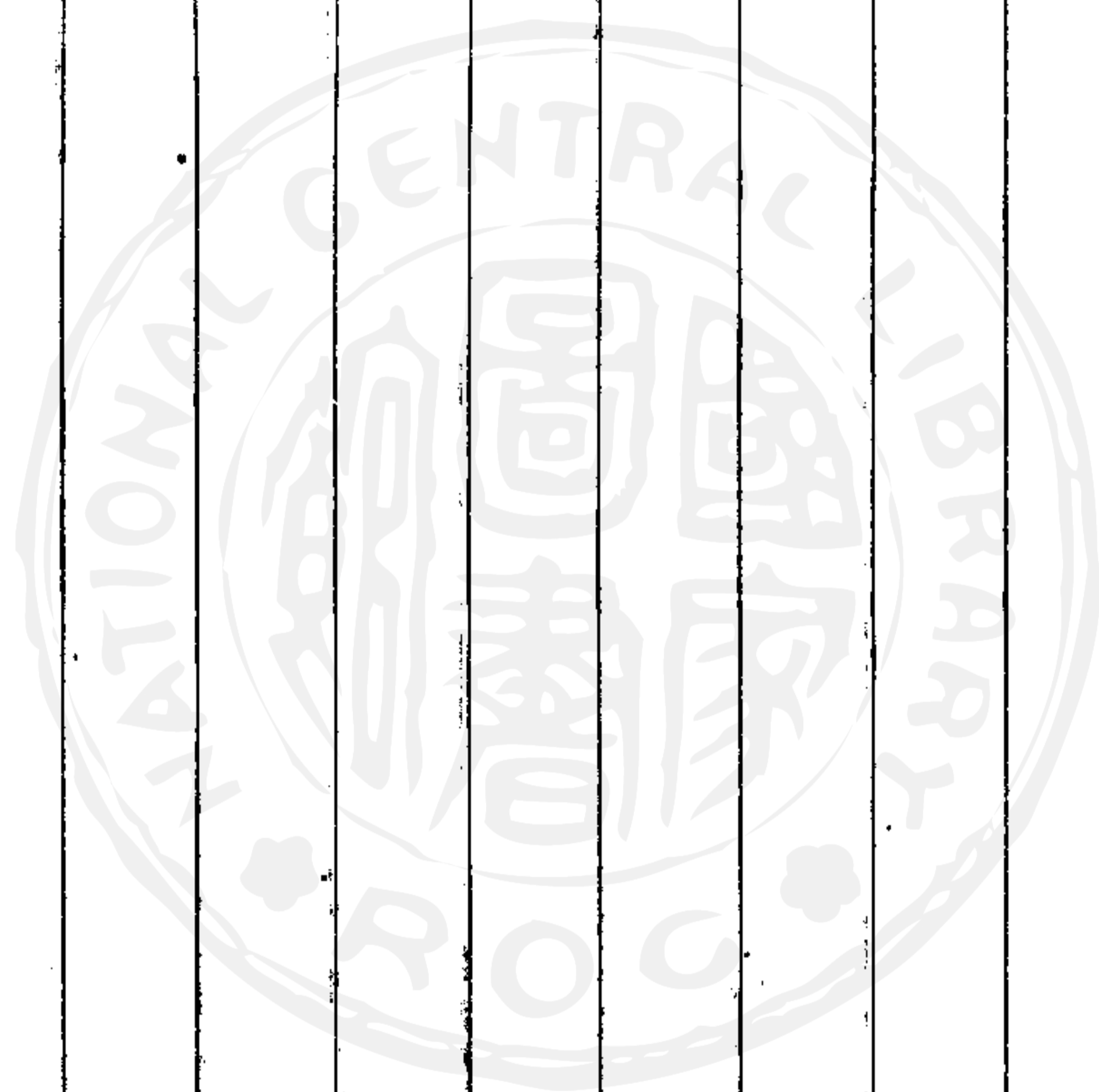
知義為智之實 閩本義上剏增仁字監毛本同閩本

而瞽瞍底豫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底作底案音義之爾切是用底字○案經典內凡曰底致也皆之爾切與底都禮切不同經典內用底字不多而俗刻多底譌為底

章指言以天下之貴富為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嚚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崇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孟子注疏卷七下校勘記

珍做宋版印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上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二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之道為此卷也此卷凡三十章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

為裏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

上為下傲六章言大人不為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

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則殆非君矣九章言疾之已甚亂也十章言大人所

求合義十一章言視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生已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

終謂之大事十三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

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

戮十七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十八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

絕識仁義之主於己也十九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

章言與春秋二十章言友必得其人二十一章言上下通流二十二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

子責己小人不改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二十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心有同禹稷二

九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三章言小人之苟得妻妾猶羞凡此三章合前卷

二篇有六章是離婁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諸

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畢郢地名也

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天子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

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鄴鎬之地

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千有餘里

千里以符節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於中國蓋謂王也

如合符節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於中國蓋謂王也

義曰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孟子曰舜之始生於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卒於鳴條

東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卒於鳴條

死於畢郢西夷之東夷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卒於鳴條

卒於畢郢西夷之東夷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卒於鳴條

地是西夷之東夷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卒於鳴條

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以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始生岐山本國若合符節曰岐周地之

外揆一也者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千二百歲之久其地皆有千里以

於中國一以治如合符節也揆度則一而無二也以其符節同而無異一為先聖於前一人為後聖在後其

史記云舜冀州之入也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八堯崩六

年二記云舜冀州之入也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八堯崩六

是為零陵今云舜位踐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山

云衛地近室東壁之分野今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舜為有

案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周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

南有周原斐翽案皇甫謐曰邠梁山下故始改曰周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

聖瑞後立為西伯移徙都鄴徐廣曰鄴在京北鄴縣東有靈臺鄴在上林昆明北有鄴池去鄴有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十七崩謚為

文王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蒙接禮曰文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鄴故楚都南郡則知畢在鄴之地故曰畢鄴

注舜至文王千二百歲矣其文煩更不錄周禮六節案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

英蕩輔之鄭注云以金為節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關門

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

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有冬涉者仁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

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渡於水乎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疏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也子產聽鄭

以成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疏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者子產鄭大夫孫僑也溱洧鄭國水名也言

子產為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溱洧之水乃不忍遂以所乘之車輿濟人而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之言子產雖有恩

惠及人而以陸地乘輿而濟人於溱洧然不知行其不忍人之政而濟人矣

孟子注疏

卷八上

中華書局聚

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以十一月雨畢乾晴之時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說文云石杠石橋也俗作杠從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月成津梁則此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如則此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病其涉者也君子之為但平其政事使人無違失行法於人而無窮而應者若此則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之乎如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應者若此則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之乎以人輿梁成於十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不知為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一月人輿梁成於十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不知為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為之惠故宜孟子言左傳云子產勸而譏諷之也○注子產鄭卿為政聽訟漆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勸而譏諷之也○注子產鄭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卿為政聽訟漆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勸而譏諷之也○注子產鄭名案地理志云漆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水在鄭國南入于洧則知漆洧水名在鄭國也○又於注周十一月而津梁成是其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

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於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

可為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如此則為之服矣為臣之時謀行言從惠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行譬如華

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

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

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

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也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疏有孟子告齊至此

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諭

宣王勸以仁也孟子告齊宣王曰至如寇讎者孟子告諭齊宣王謂君之視其

臣如己以國手足則臣亦視君如己之腹心君之視臣如畜犬馬則臣亦視

其君但絕手足也凡此君臣相須報一體也此言相待施報均於其厚也若以君視臣

如犬馬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弗親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其薄也然則君視臣

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弗親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其薄也然則君視臣

舊君有喪服之何如斯可為禮為舊君言舊君所去之斯國君也曰諫行言聽至則為

膏潤之恩澤施之謂又下於君君有過謬也為臣諫則不行事有可為而行之則聽而

君使人導之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疆界又先去其所往謂三邦有禮焉如去三有

之禮則可為國之喪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事有可為而行之則聽而膏

澤又不得親族而戮之不得行其道也及其所遭事之邦即自離去之日使人導之

其田業里居此是謂遇其臣喪服如寇讎之惡既以禮言以道去君則臣未絕何有喪服

衰注三月禮元奔晉隨會奔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元為右師華元謂也

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

寵乎乃出奔晉魚石為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後及奔晉得五月日乃反書曰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是也云隨會奔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奔

秦隨會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

以誘士會士會既濟魏人謀而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還杜注云喜得士會也魏人謀而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曰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疏此孟子至可以徙見幾而正義曰

孟子謂國君無罪而殺戮其士則為之大夫者可以奔去無他蓋大夫雖於士

為尊不可命以為士然亦未離乎士之類也蓋士言殺於民以為尊不可命以為

戮亦未離乎民之類也是亦惡傷其類耳於士言殺於民以為尊不可命以為

然也別而不言之則戮又輕於殺矣案周禮司稽掌巡市云凡有罪者擯孔子臨河

之是知戮不過擯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

鳳不濟乃嘆曰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

引趙注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政必從之是瞻仰以為法疏正義曰此

率人莫不從而上為下効者也孟子謂國君在上能仁義於一國則一國

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是其旨也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大人弗為非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疏正義曰此章言禮

履其正者乃河為中是以大人行之也孟子謂有所為禮有非禮有非

為義有所為非義如非禮非義惟犬夫能弗為之也○注為禮有非禮有非

者○正義曰此蓋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入樂有賢父兄也履中者

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如中也棄不中才也

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

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

分寸明不可疏孟子至不能以寸○正義曰此章言父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

不相訓導也疏而孟子不改乃歸自然也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養滅其性德者

以性之能而教養滅其性之才能者故入樂所以樂得其賢父兄而教養也如君

子有養父兄之道而不推己之性德以教養所以樂不中賢父兄而教養也如君

人之不相賢矣是蓋中者性之德也才之性也此則賢父兄者所以對弟子而言之也

足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之性也此則賢父兄者所以對弟子而言之也

如孟子所謂會子居武城而謂之為師也父兄也其意也○注中者履中氣

之氣至養己也○正義曰中和之氣者蓋人受天地之中而生稟陰陽之秀氣

莫非所謂中和也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賢以一

言云俊才者俊智過千人曰俊則知才能有過於中發而皆中之才能是為俊才也

云俊敏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有人讓千乘之志也疏言貴賤廉恥

中者

履中

者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以。譏。踰。墻。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也。已造致也。言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自得之則

以送之。卜其宅。而安厝之。斯可以當之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則為能奉。疏。正。義。曰。此。章。言。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以。孝。子。事。親。致。養。未。足

同之意。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以孝子事親。致養未足

莫過赤子。所謂視民如子。則民懷之。大人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之。視民當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真。正。大。人。也。少。小。疏。正。義。曰。此。章

正。義。曰。此。案。論。語。禮。記。云。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君。國。人。謂

不。適。信。行。必。果。則。所。謂。經。然。小。人。佛。勝。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

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經。然。小。人。佛。勝。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疏。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

居之安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故使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

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必根源如性自得者也孟子曰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奧之妙者是其自得之也者此

孟子教人學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奧之妙者是其自得之也者此

自不能也己之所自有則資質以深則自本自根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傾天

下不能蕩是也居之安則資質以深則自本自根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傾天

之既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之

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也故云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

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譬則道也智有待於思言思

之亦不能得其道也離朱有待於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待於

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待於

所謂自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學詳說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

得也所謂自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學詳說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

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疏正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

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

疏正義曰此章言

孟子曰此章言

此章言五霸服人

三

正

○

也

者

治

世

也

以

善

服

人

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

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孟子曰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之有也

有也者孟子言人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之有也

孟子

注

疏

卷八上

五

中華書局聚

聚

聚

聚

聚

善教而養人者然後故能屈服其天下然以善教養天下天下心服而歸往為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此則必為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

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

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

等也蔽賢之人直疏正義曰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者也孟子曰至

於不善之實也。蔽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無其實本者乃虛妄之言

也。以虛妄之言言之則或掩人之善或飾人之惡為人所惡者也故其為不祥

莫大焉不祥則禍是矣不祥之實者乃蔽賢直之也所謂蔽賢則掩人之善是

矣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虞丘知叔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

何取於水也徐子徐辟也問仲尼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

也取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苟誠也誠令無

也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人無本行

滿然其涸也可立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暴得善聲

能久也故君子恥之疏則涸也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

水也者徐子即徐辟者也徐辟問孟子以謂孔子數稱於水也孟子曰復自而嘆

之曰水哉水哉云水之為水哉水哉何仲尼獨數稱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

混不舍晝夜至是之取爾孟子曰孔子所以數稱於水者以其自然有本流

之泉水混混滾滾勢而流不捨晝夜是流之不已也所以有坎科則必待盈滿而後流

進無以本至乎四海之中者孟子道大有本亦如是是孔子所以亟稱而必取之爾苟

月間但可立而守之也以其無本然聚乎大溝小澮皆盈於此言如聲譽則其

乾涸有特言原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後進

者非特言原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後進

也譬君其源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此是造乎道也○注云徐子盈科而後進

則譬君其源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此是造乎道也○注云徐子盈科而後進

徐子曰經於勝文○公篇云墨者夷之○正義曰案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一鄴之田千夫有洫洫上塗千夫有澮澮皆所以通水

鄭注云遂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鄴之田千夫有洫洫上塗千夫有澮澮皆所以通水

也於澮廣也遂廣深二尋然則注云大溝小澮又非以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

上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仲尼常稱於水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

義也○力序察識也○故道性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

疏識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

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別異於禽獸者無幾也○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

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小人也君

子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以為禽獸今夫舜之為帝在深山中與木石居與鹿豕

孟 子 注 疏 卷八上 六 中華書局聚

遊雖與禽獸雜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從之若決江河也而無

滯之耳如禽獸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

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天然舜既由其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仁義而得之人

也。是由仁義而行以得之矣。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

徒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但當存其異於禽獸之

心耳。如揚雄由於禮義入自仁門。由於情慾入自禽門。斯其旨歟。孟子曰禹

惡旨酒而好善言。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正執中

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動擾也。望道而未至

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武王不泄邇不忘遠。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

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侯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

待旦。有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己行。疏。以待旦。○正坐

義曰。此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善言。以輔成王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正坐

子言。禹此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善言。以輔成王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正坐

故禹王所以惡之。蓋儀狄造酒。禹王飲而甘之。遂疎儀狄。是也。善言談而難入

常情之所厭者也。故禹王所以好之耳。蓋聞皋陶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

中。立賢無方。孟子言。湯王執大中之正。道使賢者得。以倚崖異絕俗之道。不

為狂者。愚者不肖者。得以歧而及。而不為狷者矣。未嘗立驕。伉崖異絕俗之道。不

而使人不可得而至此也。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也。其才而用之。以其人

德。建中于民。是其事矣。立其賢則不以一方任之。是也。其才而用之。以其人

材。固有長短。小大不可概以無棄人。常善用賢。輔德顯忠。遂其良。是其事矣。總

湯言之。則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用賢。輔德顯忠。遂其良。是其事矣。總

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傷而不敢以橫役而擾動之也尚書曰文王不敢侮鰥寡又曰懷保小民是其所事矣蓋以望商之有賢道未得至故不敢誅於紂也故曰未之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孟子言武王於在邇之臣則常欽之而不泄狎在遠之臣則常愛之而不遺忘是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非特臣也雖遠邇之民亦如是尚書云武王不寶遠物則遠人恪所寶惟賢則遠人安又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輔成王常思兼此三王而施行此四事以為功業矣三王即禹湯文武之三代王也然以孟子則曰三王者蓋文武明父子也言其父則子不待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即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與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不泄邇不忘遠是四事也然以孟子於三王四事則常仰望而思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公施為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常仰望而思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則難鳴而起坐以守待其旦明而施行之耳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謂也○注三王三代之王也○正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湯殷之代始王也文武周之代始王也是為三代之王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三大國史記之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鬻凶之類與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疏**孟子曰此章言時無所詠春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

亡然後春秋襄貶之書於是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晉國所記言之則謂之乘

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因名為乘也自楚國所記而言之則謂之檮

名故以其所載為春秋也凡此雖曰異其名然究其實則一也蓋王者迹熄則所

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為五霸之威者故春秋以義斷之

則賞罰之意於乎在是天子之褒貶而褒貶之意則寓於一言之矣竊取之者不

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意則寓於一言之矣竊取之者不

乘馬之事檮杌為凶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凶

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凶其言檮杌乃曰顛頊氏

有不才子不可教訓告之則頑舍之則歸天之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民謂之檮杌杜預云檮杌凶無疇匹之貌也

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澤者滋潤之澤大德

祖至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疏孟子至諸

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疏孟子至諸

義子曰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各有時孟子雖有賢不肖之異然

孟子曰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各有時孟子雖有賢不肖之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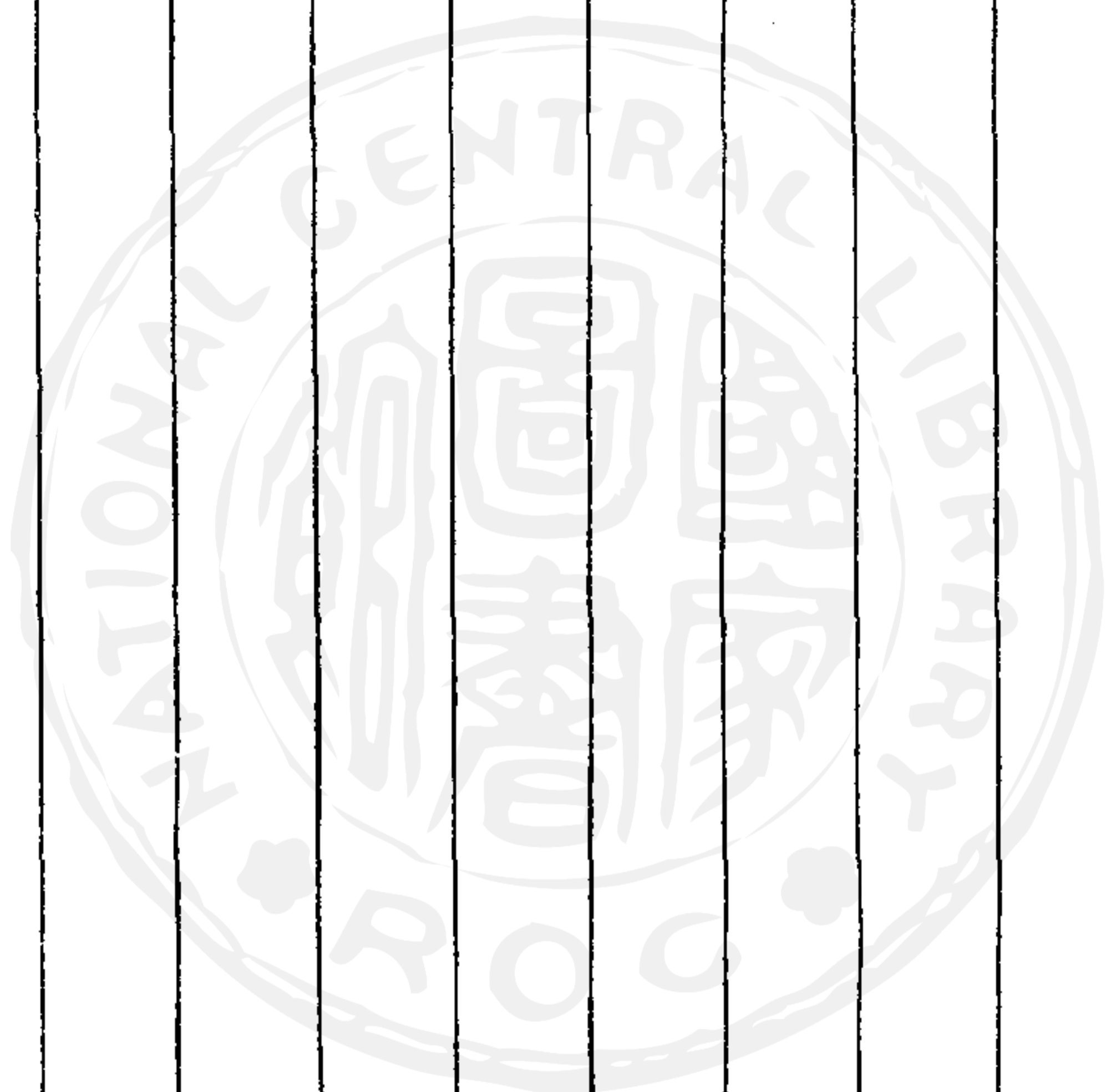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上

孟子注疏

卷八上

八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孟子注疏卷八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凡三十二章音義閩監毛三本同按此當作三十三章偽疏不數人有不為也一章故較少一章音義本亦作三十二章當是後人据注疏本改

是離婁一篇有六十章矣按題辭正義云離婁凡六十一章與此不合

皆地名也負海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上也字負下重負字

近於鄴鎬之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地作也足利本無之字

千里以外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以誤之

蓋謂王也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岳本廖本韓本無蓋字足利本無也字

王節也閩本足利本同監本毛本孔本韓本作玉節也是也

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為百王法也

周十月夏九月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周十一月○按爾雅釋宮注引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邢疏云郭注作十月推求文

義趙注本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徒杠成邢疏云郭注作十月推求文十一月與梁成也後人亂之而閩監毛本尙存舊迹廖孔韓本則似是而實非矣周禮之例凡夏正皆曰歲凡曰歲終曰正歲曰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時也凡言正月之吉不曰歲謂周正也說詳戴震文集孟子言歲十月十一月

謂夏正兩言七八月之間則謂周正正與周禮同例趙注未解其例今本則經注又皆舛誤矣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與國語合

可以成涉度之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涉作步考文古本度作渡

周十一月夏十月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一作二按詳上

每人而悅之閩監毛三本同非也廖本考文古本而悅之作輒孔本韓本悅之作輒

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以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

十月成津梁閩本同監毛本十下有二字

輿梁成於十月閩本同監毛本十下有二字

則使人導之出疆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則下有君字

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作乃收其田萊及里居也

足利本作乃收其田里田萊及里居○按音義亦出田萊萊當作采大夫采地字古書多或作萊萊誤為萊作業則更誤矣足利本誤衍尤非

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

所與風諭宣王勸以仁也

仁鳥增逝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增作曾考文古本增逝作曾遊○按作曾是會者高也

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是上為下則也

閩監

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注文無此六字

章指言君以仁義率眾孰不順焉上為下效也

陳質娶婦而長拜之

音義陳質本亦作賈○按孫志祖曰長讀長幼之長長字句絕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愛人者有子不食其

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陳質事當同此

藉交報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讎作仇

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大人不行疑懼

孔本韓本

考文引古本並作禮是也

是謂人之有俊才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是字

不養其所以當養

廖本無以字

賢不肖相覺

孔本覺作較非按音義出相覺丁云義當作校蓋覺即校之假借字古書往往用覺字

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乃能有讓千乘之志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申

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後有作有後

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故不欲為已甚泰過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無故字為作其孔本

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

章指言論 考文引足利本作語字 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所以 孔本韓本

本無所 譏踰牆距門者也 以二字

大人仗義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仗作杖○按杖正仗俗

故曰惟義所在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少小之子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子作心

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言君子學問之法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學問作問學

如性自有之然也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然字

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九字

皆知其原本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無也字

欲其自得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章指言學必根原孔本作源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

道所以臻也

至其道奧之如者 閩監毛三本如作妙

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

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若字於字足利本亦無也字

章指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

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源作原
○按原正字源俗字上文取之左右逢其原不從水可以證從水之

誤矣

然其涸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乾

可立待之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以其無本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無本之故也

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

考文古本如斯衍斯字

非強力行仁義也宋本作非強仁力行義也

言必稱於堯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

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

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避害其閒不希

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

若決江河也而無滯之耳閩本同監本無也之耳三字毛本同監本無作不

禹拜昌言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昌作讜○按作讜者今文尚書也音義出讜言

殷錄未盡廖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錄誤祿

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足利本致誤敢

謂諸侯也宋本也作者

所行之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己行有不合世岳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世作者韓本作也按韓本是也

坐以待旦廖本以作而

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大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則遠人安閩監毛三本遠改邇

湯殷之代始王也文武周之代始王也閩本同監毛二本脫此十五字

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異名作名異

則五霸所理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霸作伯下同

亦聖人之謙辭爾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爾字

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大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與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澤者滋潤之澤

按宋本注分兩段自此至故曰五世而斬在經文五世而斬

淑善也

足利本無也字

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蓋其人三字孔本足利本無人字

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君子恨不及乎仲尼也

孟子注疏卷八上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下

離婁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

死傷勇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廉勇惠三者人之高行

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為廉可以無取而乃取之是為傷害於廉

也又言凡所與之道可以與之則與之而不為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之是

為傷害於惠也又言凡於死之道可以受薛七十鎰是死可以為傷害其勇可以無死

而乃死之是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死可以為傷害其勇也求也為

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比干諫而死是與

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粟五秉是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比干諫而死是與

以死則死也荀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

終遽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非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

為愈己於是殺羿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罪

不擇人也故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

以下事喻之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孺子

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端人用

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

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之庾公

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

子之得由有逢蒙之禍而教疏逢蒙必得其人也逢蒙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

后羿為愈己於殺羿言逢蒙學射於后羿既學盡后羿所射之道乃思天下惟

言引公明儀於往其日嘗曰逢蒙殺羿宜若羿無罪而見殺焉又鄙之公明儀之

其言曰薄乎此言爾安得謂之無罪焉昔鄭國之君使子濯孺子為大夫以侵伐

告之以執弓而敵之我必死矣遂問其御僕曰我衛之追趕我不能死我也其御僕乃

之庾公之斯是衛國之斯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吾生矣是何之謂也子濯孺子與

之御僕曰斯是衛國之斯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吾生矣是何之謂也子濯孺子與

子濯不也執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然後教其射矣庾公之斯追至今日我瘡疾所發

之他學射於夫子矣今不以此乃自稱己為小人言小夫學射於尹公

奈以今日所追之事乃君命之事也我亦不敢廢背其君命耳遂不免抽取其
矢而鼓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子濯至發其四矢然後乃反歸而
不追之蓋去鏃利所以無害於子濯耳云乘矢者乘四矢也蓋四馬為一篇詳
亦取其意也○注利拜有窮至殺之者案襄公四年左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之而烹
矣云逢蒙羿之家衆至殺之者案襄公四年左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之而烹
之以食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杜注云子羿之子也忍食又殺之而烹
○注孺子鄭大夫學射於公衛大夫○正義曰襄公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
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子曰射為背師不
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
公轡而射之貫臂杜預曰子魚庚公差然則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
取一焉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以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
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類而齋戒
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疏孟子至上帝○正義曰此章言貌好行惡
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疏孟子至上帝○正義曰此章言貌好行惡
言人當自治潔淨以仁義乃為善也○疏孟子至上帝○正義曰此章言貌好行惡
惟義為常也孟子言西施之顧也其貌雖好然加之不潔巾帽而蒙其頭則人見
之亦必遮掩鼻而過之更不顧也○注西子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人
身則亦可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修潔其己雖神猶享而況於人乎
然知人修治其己不可以己也○注西子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人
美女越王勾踐以獻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
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是西施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
矣故者以利為本○注西子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人
其鑿也○注西子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人
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不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

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之禹宜引之就下江疎河因水之性因地如智者亦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大矣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但循理若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

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

何日至也疏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修性守故可坐而致也

也如孟子言今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初萬理已具於性矣蓋故者事

行本乎自然固不待於有為則可也性者耳是則為事矣事者必以利為本是

者非謂其智也為其不然後行之矣是謂故者但以利為本矣自然之性而有惡於智

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性之自然之謂故者禹此又恐後人因是遂以為故與智為不

美所以復為明言之故言如為智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為智矣以其大

禹之治行也若今之人為智自然之通之是行其所無事也非逆其水

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為智自然之通之是行其所無事也非逆其水

也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誠能但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惡者且天之最高者

謂則故而已矣為事之故遂引天與星辰而言故常之耳故於此恐人不知己前所

與星者但本乎故常自然之性而為性不以致自穿鑿改作則身之修亦若天

故之故終於此云正義乃曰經常之告子篇文也○訓注星辰日月之會○案孔安國注

尚書傳云星辰日月所會也。尚書云辰弗集于房是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之貴臣。王驩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

次故下云朝廷也。與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言者，皆諂於貴人也。

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

歷位而言，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云以疏。公行子至，不合時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云以疏。公行子至，不合時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云以疏。公行子至，不合時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之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云以疏。公行子至，不合時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間有進揖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云以疏。公行子至，不合時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右師言至，不亦異乎？王驩言者，獨不與右師言者，見孟子不與之言，乃不說而有憤憤之色，曰：諸君子之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者，不與右師言者，不與右師言者。

禮於我也。孟子聞王驩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者，不與右師言者，不與右師言者。廷之間，不歷位而相與言，又踰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乎？故注：右師齊之貴臣也。子敖，今以我為簡略而為不禮，是其言不亦乖異於禮乎？故注：右師齊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故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

敬施行於君子之心者，仁與禮也。愛有人於此，其待

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

來加我也推此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

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妄作之人無知

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

憂也

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

若夫君子所患

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

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己疏 孟子曰至君子不患矣○正義曰此章言

也蹈仁行禮所以有別於衆人者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常敬之者孟子言

乎心又以禮存乎心以仁存乎心者是其愛人者也有禮存乎心者是以敬人者也

自然之道也有禮存乎心者是以敬人者也

禮也此所以待我則為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己也其待我者皆無

必於此有不仁之心有無禮之行此人所宜至哉如是而加我矣其自反而仁矣

有反而有禮矣其橫逆加以有忠其橫逆加我者又必自反責其己乃曰此是我以
橫逆暴虐之道加我足責難焉此君子之如人又自歸己而不譴彼之罪矣是故君子為
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此君子之如人又自歸己而不譴彼之罪矣是故君子為
有終身之憂乃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為無焉然而君子有終身之憂慮而為舜帝一
朝之患難亦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為無焉然而君子有終身之憂慮而為舜帝一
亦一人也我亦一人也舜帝既為法於天下可憂也既以憂之是後世以為人所取則而
我猶尚未免為鄉俗之人此則君子可憂也既以憂之是後世以為人所取則而
如舜為法可傳於後世而止矣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非仁之事既以
無為非禮之事既以不行而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非仁之事既以
其非己之有愆過而招之也其所禽獸又有患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言之是亦
謂橫逆待我是必妄人也已於禽獸又何足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言之是亦
欲人以仁禮存心其有橫逆加己又當反己故無患及耳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

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口

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

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今有

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

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

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

疏禹稷當平地則世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者也禹稷當平

門而不巷入其室一孔子皆以食一瓢飲而飲食之時人皆不堪忍此之憂顏

淵獨樂於道而耳不改其大禹於亦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沉溺也禹稷於

人其道則同耳以民未平而急也禹稷與顏子更已其地則皆能如是謂顏子

而念入其室而為水土如是之急也禹稷與顏子更已其地則皆能如是謂顏子

則為禹稷之道也若能如禹稷但時之為一民之急亂矣今有同室之人有鬪爭之

又以此言比而喻之謂禹稷為民如之可也無它以其人之情於同居是為親者救

如者雖被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是之可也無它以其人之情於同居是為親者救

如不爭鬪而不在救位而是不恤其親也禹稷當固以同室之人在上亦急於顏子在

如巷而為不改其樂矣雖閉戶而勿救之也世既窮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非親也如

往救之則為感者矣雖閉戶而勿救之也世既窮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非親也如

樂耳如改其親樂是媚矣顏子當危亂之世也孟子窮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非親也如

顏則孟子謂也又曰禹顏回無間然矣是孔子賢後世也謂孔子曰賢哉回也禹稷躬稼而

者如天此是知孔子子哉若人尚德也抑亦是以孔子觀之謂美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

主乎禹治今孟子非暨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兼禹言之

是以禹之治今孟子非暨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兼禹言之

下雖出者乎南宮适之言然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故云躬稼而有天公都子

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也

孝問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

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

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

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夫

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遇得也

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

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

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也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

子已矣罪於父而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為得疏公都子曰至則章子而

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人以為不孝孟子以為禮貌之者

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至敢問何也者公都子曰謂孟子曰匡章子

徧國。人皆稱為不孝者焉夫子乃與之遊又從而敬悅之敢問夫子是如之何

飲酒而行有五怠惰其四支不作事業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二不孝也好貨財私愛妻子而不顧父母之所養

為三不孝也縱其耳目之所慾陷於其罪以辱及父母是此四不孝也好勇暴好

爭鬪好頑很以驚危父母是五不孝也父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乎夫章子

但失於責善而責善不遇也善朋友之道也相得也其所以相責於善乃朋友切

磋琢磨子母之道也如父子相責善是已矣孟子又言夫章子與父子不相遇而離

夫豈以屏逐其子欲有夫妻不為妻子所養也其章子如或開設於心為不若離

去其妻屏逐其子終有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章子如或開設於心為不若離

行之故此而已我何可絕而不與之邪以此論之則章子之莫大者矣是則章子之

母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蓋謂不顧於父母之養者是有逆於父母而鄉黨寧

之熟諫然則父有不義雖熟諫以爭之可也又安可以朋友責善施於父子曾子

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將盍何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無寄人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

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

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曾子武城人非議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

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効之寇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

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行之人曰先生之行非

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行之人曰先生之行非

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子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同耳子

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伋欲助衛君赴

難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會子子思易地則

皆然孟子少也又為二人同道會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

會子居武城至易地則皆然○正義曰此章言會子嘗居於武城之邑有南越

居武城有越寇至或曰寇來何不去之孟子言會子嘗居於武城之邑有南越

寇賊興或人告之曰寇來何不去之孟子言會子嘗居於武城之邑有南越

曰修我牆屋我將反者言會子欲去乃戒其所守之人曰無寓傷其薪木寇退則

毀傷我薪木寇賊既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者言會子欲去乃戒其所守之人曰無寓傷其薪木寇退則

生如夫此其忠且敬也至始於不可者牆屋我將反者言會子欲去乃戒其所守之人曰無寓傷其薪木寇退則

之寇退乎靜則反其居始於不可者牆屋我將反者言會子欲去乃戒其所守之人曰無寓傷其薪木寇退則

之寇退乎靜則反其居始於不可者牆屋我將反者言會子欲去乃戒其所守之人曰無寓傷其薪木寇退則

室隨從先生者有七十人言會子率弟子而往去之故未有與及此難也故得免

其禍焉先生曾子也思居於衛有齊寇來至君誰與守者孟子又言子思居於

衛邑有齊國之寇也興或人告之曰寇來至君誰與守者孟子又言子思居於

曰如使使至見其地則皆然孟子引至於此乃曰會子護子思二人名也孟子曰曾子

其會子居於武城則師之道也如人勢則微也當去留人不可毀無它其以無

所拘也子思居於武城則師之道也如人勢則微也當去留人不可毀無它其以無

以其有所拘也雖然二人如更易其地則皆能如子思居於子思之所而為之臣

而為之師亦未必不能如會子去留無所拘也子思居於子思之所而為之臣

孟子注疏卷八下

六中華書局聚

亦未必不能如子思赴君之難而不去也故曰曾子思同道案史記弟子傳

曾子名參字子輿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

孝經死於魯國○注○子思名也○正義曰案世家云子思名伋字儲子思伯魚之孫也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沒於衛儲子曰王

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也謂孟子曰王言賢

容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

仁義之道所以異於內也疏諸子謂孟子曰齊王使人視夫子能以道殊賢愚體別也

乎以其齊王必謂孟子之賢貌狀須有異於人也孟子曰夫子能以道殊賢愚體別也

於衆人哉雖堯舜之威帝亦與人同其貌狀耳但其所以有異於衆人者特別以

仁義之道與人異耳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為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觀人者

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

過也○注儲子齊人也○正義曰蓋亦因經而為言之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

也故孟子仕於齊今此乃曰王使人來者是知為齊人之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

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良人夫

貴者夫詐言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

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妻疑其詐故蚤起施從良人之

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

其為饜足之道也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間其妻歸告其妾曰良

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悲傷其良人

相對涕泣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

泣者與此良人齊人有一妻一妾至幾希矣。曰：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也。齊

而驕人者也。言齊國中有一妻一妾者而居處於室其良人出外則必饜飽

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飽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爲富貴者與之也。其妻遂

與之也。而未嘗見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視其良人所往。妻疑之。故欲視

其所往也。明曰：蚤起乃邪。施其身微從良人之所往。徧盡一國之中。無有與良

人立談話者。終往齊國。東郭之處有豕間之祭者。良人乃就乞其餘祭之酒肉。

不飽。又顧視而求之。於今乃若此。遂爲饜足之道。其妻乃先歸告其妾曰：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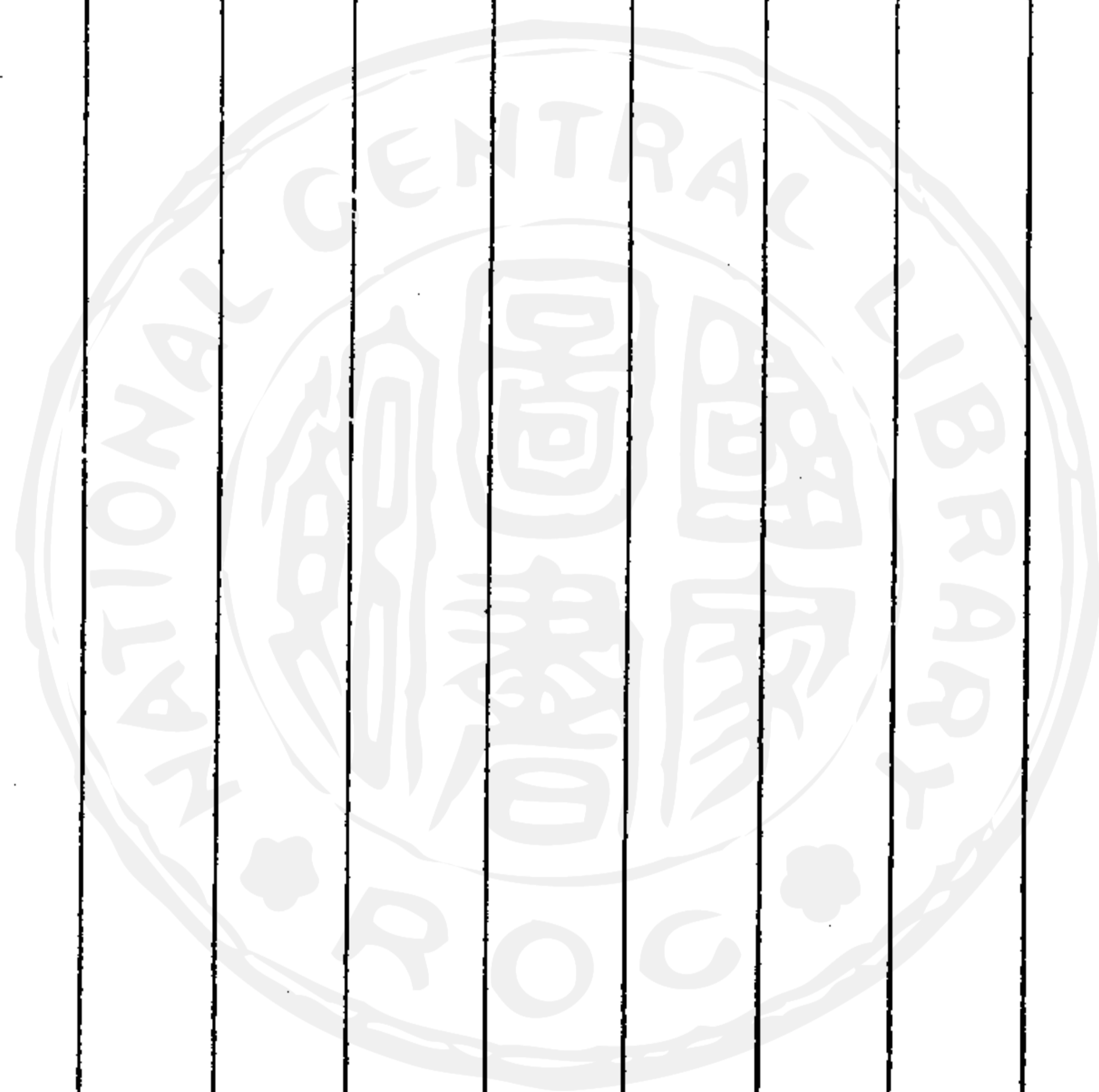
而相對涕泣於中庭之間。而良人未之知其妻非訕其已。又施施然喜悅從

外來。歸復驕泰。其妻妾孟子引至此。乃曰：由此齊人觀之。則今之人所以詔求

富貴利達者。其妻與妾而不羞恥。不相對涕泣於中庭者。幾希矣。言其少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下

珍做宋版印



孟子注疏卷八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章指言廉惠勇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則韓本考列文士病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

逢蒙

按逢字从夆逢蒙伯陵逢丑父逢公皆薄江紅反東轉為江乃薄江反德公士元非有二字也宋人廣韻改字作逢薄江切殊謬孟子音義同謬不可不正逢蒙古書作繡蒙則其字不當从夆可知矣

有窮后羿

閩監毛三本韓本足利本同孔本考文古本窮作窳

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考文古本他下有曰字

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

閩本廖本孔本韓本同監毛本脫上之字

何由有逢蒙之禍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

考文古養足利本凶獲患是故子濯

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也

殺之而烹之

案殺之之字衍

子曰射為背師

閩監本同毛本子下增魚字

而蒙其頭面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面作也

皆自掩鼻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自字

自治絜淨 凡絜作潔者俗也古書祇用絜

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蒙臭 孔本考文引古本蒙作醜人絜服供事上帝明

當修飾惟義為常也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本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作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

若杞柳為桮棬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杞上有以字

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

誠能推求其故常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之行二字

可坐而致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可坐知也

章指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

齊之貴臣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字子敖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反以我為簡異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異作易按易是也

章指言循理 孔本考文引 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

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人常愛之 諸本常皆作恆下常敬同

人亦必反報之於己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作人必反之己也足利本無之字

來加於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來加我

無知者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上有謂字足利本上有為字

又何足難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矣作也

憂之當如何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如下有之字

常行仁禮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禮上有行字

章指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 孔本韓本 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

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當平世三過其門者

按此段注在宋本廖本孔本韓本俱分兩段自此至故孔子俱賢之在經文禹稷顏回同道下

憂民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作急

窮而樂道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其心皆然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皆作亦

故勞佚異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無故字廖本下有矣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勞佚異矣

雖被髮纓冠而救之

考文古本而下有往字

走赴鄉鄰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鄰作人

顏子所以閉戶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閉作闔

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

節則惑矣

則孟子為禹稷顏回同道

圖案為字監毛本並作謂是也

惰懈不作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懈作解按音義出惰解案懈正字解假借字

豈有一事於此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此作是

賊恩之大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子有子母之屬哉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子母作母子

執持此屏妻子之意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屏下有出字

以為得罪於父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得上有人字

而不若是以自責罰

宋本罰作罍

是則罪益大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為不可與言十三字○按有者是

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

孟子禮貌之也

徧國人皆稱為不孝者焉

人字缺閩監毛三本如此

父有爭而

閩監毛三本而改子是也

猶行曰

案猶上當有沈字

言賓師不與臣同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耳字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師賓不與臣同

易地皆然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地地皆作處同廖本皆作

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謂得其同
足利本作宜

王使人瞞夫子

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毛二本
瞞作瞞閩本注作瞞此經作瞞門字中缺蓋初刻作瞞欲改作

瞞剗去而未修板也○按音義出瞞夫作瞞蓋此正與滕文公篇陽貨瞞孔子
同字音勘譌為瞞而以古莧切之非也下章同

與凡人同耳

閩監毛三本岳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無人字

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

足利本無此字言齊王之

不達也

以為妻妾不知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以作也山井鼎云
屬上

用君子之道觀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下之字

此良人為妻妾所羞而泣傷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
有由字而字作為所二字

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況於國人著以

為戒恥之甚焉

孟子注疏卷八下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九上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孫奭疏

趙氏注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疏於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之孝蓋以明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

趙氏分爲上下卷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巳一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

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

蒸蒸五章言而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仁人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莫大於

四海宅心守正不以取容八章言君子大居正位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

信九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合其餘九章分在

復禮顏淵問仁者蓋論語第十一篇首顏淵問爲仁孔子曰克己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問舜往于歷山之時然也孟

子曰怨慕也言舜自怨遭父母見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

不怨然則舜怨乎言孝法當不怨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

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長息公明

明高會子第子晏天秋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晏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

若是愨愨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之問對如此夫

萬章具陳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

罪哉自我求責於己而悲感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

畎畝之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

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

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

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而悅之胥須也堯須

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為不愛於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欲貪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

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

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為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足以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

中失意思慕於君也人熱少年少心熱也艾懼好是也乃不得於情君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

予於大舜見之矣大兒孝之人終身慕父母前也我若老萊子七十而尚慕父母書曰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五在位。**疏**萬章問大舜往也。我若老萊子七十而尚慕父母書曰

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疏**萬章問大舜往也。我若老萊子七十而尚慕父母書曰

而問孟子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也。我若老萊子七十而尚慕父母書曰

號也。以號泣于田者自怨遭父母之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慕也。孟子曰。怨慕也。

章又曰。父母以慈愛愛息。而不可怨。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母之愛之至。怨乎。萬

之其子亦當勤勞奉事之。而不可怨。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母之愛之至。怨乎。萬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至是。非爾所問。公明高曰。舜往也。我若老萊子七十而尚慕父母書曰

公明高之問。而答也。言長息常問公明高曰。舜往也。我若老萊子七十而尚慕父母書曰

號泣于旻天。則我不知也。故問之。公明高曰。孝子之心。有不得意於父母者。為不若。是也。我若老萊子七十而尚慕父母書曰

其所問。不得其義。故答之。此也。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怨也。其舜必謂於父母竭盡其力。而耕作田

哉者。孟子又言。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怨也。其舜必謂於父母竭盡其力。而耕作田

而無憂也。以其有不得養父母之意。故有是怨也。其舜必謂於父母竭盡其力。而耕作田

業以供為子之事。以奉養父母。每而父子九男。二女。至予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

乃繼其言。而答萬章言。舜堯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至予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

具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善士。其多就歸舜而悅之者。堯帝及牛羊倉廩皆備

而遷位。且讓天下之善士。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愁若窮困。苦極之人。無所歸

告者矣。且天下之善士。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愁若窮困。苦極之人。無所歸

色之。女是人之所欲也。而堯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而尚亦不足解舜之憂。富是

人之所皆欲也。而堯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而尚亦不足解舜之憂。富是

孟

子

注

疏

卷九上

一一

中華書局聚

貴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將以天下遷而讓之為天子尚亦更不足以解
 其憂凡以人悅之好色富貴此數者皆無足以解之而為天子得於父母然後可
 以解其憂夫少小之時則知思慕父母及長不知好其女色則熱中心而恐懼
 妻也則思慕其妻至如父母而不敢忘終身思慕父母而不忘也故歷以此
 言之也則五人之常情而思慕父母者則終身思慕父母而不忘也故歷以此
 見○萬章之問曰堯典曰歷山○正義曰九男惟丹朱胤嗣之矣○注堯以距堯求
 禪其帝曰吁嚚訟可乎孔安國云胤皇女英是也案胤尚書堯放齊曰胤子朱
 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孔安國云胤皇女英是也案胤尚書堯放齊曰胤子朱
 朱傲無孔注云丹朱堯之子是堯九子事見於春秋餘四人矣其餘八子亦不見者按魯莊公
 經傳無孔注為云如晉獻公九子事見於春秋餘四人矣其餘八子亦不見者按魯莊公
 娶二十八女於戎大戎生重耳小戎子夷吾皆賢也云獻公男女以驪姬歸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九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賢也云獻公男女以驪姬歸生奚
 家云獻公有子九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賢也云獻公男女以驪姬歸生奚
 人而巳其餘四者亦以經傳無見焉○注慕思慕至人之情正義曰云少年少
 也艾美已好也者蓋世之傳孟子者以少艾為少艾也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
 按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老長之稱也○注老萊子七十而慕至書曰舜好
 也者又不知何據為之誤也始亦未可知○注老萊子七十而慕至書曰舜好
 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正義曰云老萊子服荆蘭之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為
 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為
 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云為嬰兒啼著五綵五色斑斕之衣出列女傳文今不載
 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又云為嬰兒啼著五綵五色斑斕之衣出列女傳文今不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

也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

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

之大倫以怨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禮娶須五禮父母先荅以辭是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帝堯知舜大孝父

則亦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完治

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

井以爲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君舜也象言

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欲與其父母干

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棲干楯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彫弓也棲牀也天

二嫂娥皇女英使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象見舜生在

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舜曰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茲此也象素憎舜不

而喜曰惟念此臣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

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象惡己故

以順辭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詐偽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

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圍焉少則洋洋焉

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為說子產

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圍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校人出曰

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

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

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問舜是亦其疏萬章問曰至奚偽焉○正義曰此章言

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者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娶

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今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

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子答之曰舜如告父母則不得娶是廢人之大倫以

女居室是人倫者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萬章曰至何也者萬章曰至何也者

致怨懟於父母也是以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妻於舜

又不問孟子言舜之不以告也故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之妻也曰帝亦知

告焉則不告舜父母是如之何也故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之妻也曰帝亦知

以妻之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父母止之則帝亦知

治倉廩舜既登倉廩即捐梯而下瞽瞍不知已下乃焚廩欲因此以燒殺其舜

又使舜深浚其井舜既浚井即反出之瞽瞍不知已出又欲從而掩象之稱舜也

其舜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揜蓋而殺都君者皆我之功也欲都君即象稱舜也

然謂之此都遂君者蓋以都君在側微之時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
都故以此遂君為之都君矣注曰都於也其說亦通又曰牛羊與父母倉廩與
父母于戈留我琴亦留我者咸我績耳於使象遂往入舜之宮遇舜又在牀而
此故先設言為謨蓋都君者咸我績耳於使象遂往入舜之宮遇舜又在牀而
鼓五絃之琴愕然反其辭曰我氣閉積思意君故來此遂忸怩其顏而乃慚恥
形於面容也以其恐舜知己謀其二嫂故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是舜
見象素不來至其宮遂見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己與故以此好言而荅其象也
章乃問孟子言舜帝不知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己與故以此好言而荅其象也
曰奚人而不知其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曰然則舜偽為喜也以
其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故以好言荅之也曰然則舜偽為喜以
悅人者與曰否至奚偽焉孟子曰又荅賜之曰舜非偽喜以悅人者與曰然則
有饋生魚事而證之言往者有饋賜之曰舜非偽喜以悅人者與曰然則
沼之吏曰校人者畜養於池校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命告於子產受之乃使主池
放之於池則魚尚羸之圍圍然於水而未遊少頃則洋洋然舒緩搖尾而走趣
於水深處子產信之校人為然乃出而與人曰誰謂其子產為智者有知於人子既烹
而食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哉如子產為智者有知於人子既烹而食其魚子產
偽以其方類難誣罔全非其哉道也彼象謂以此鬱陶思君是此以愛兄之道來至
於宮是以以舜為欺其方類也故舜遂必以誠深信之而喜其來故子產亦必
矣何為以舜為偽喜者焉言舜不偽也亦若校人欺子產之謂故子產亦必
得其正義曰其所哉耳所謂方類者以若旋階之說通也按史記云瞽瞍欲殺
矣○正義曰其所哉耳所謂方類者以若旋階之說通也按史記云瞽瞍欲殺
舜使舜穿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免瞽瞍
又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乃以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去
瞽瞍與象喜以為舜死矣象曰本謀者象之謀也象於是與父母分
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事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

愕不以史記觀之則捐階之說此然爾其庶舜復事瞽瞍愛弟彌謹凡此亦其事

也。以意喻默然有自判之論可矣。○注：干楯，鄭玄五楯，干櫓之屬云。戈戟也。者，按孔安國云：干，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玄五楯，干櫓之屬云。戈戟也。

圖云：戈，今之勾戟，或謂之雞鳴。或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云：胡子橫插微邪，向上不勾，不勾似磬之折殺也。又云：戟，今之三鋒戟也。

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書云：彤弓，相類，故云：戈戟也。論其則別矣。云：彫弓，天子之弓，者：彫，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彤弓，一彤，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

然後專征伐，彤弓所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周禮：司弓，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琴者，史記云：舜彈五絃之琴，是矣。云：棲床者，蓋取類於禽，棲故也。以其床則主木而言，棲則主。棲而言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注：鄭子國之子，曰公孫，襄三十

正義曰：按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據後而言，年執鄭國之政，為鄭大夫，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據後而言。

故稱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怪舜放孟子曰：封

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於有庠，或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

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

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誅四佞以其惡

之仁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

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

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

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為匹夫敢問或曰放

者何謂也萬章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

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雖不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

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此

也其謂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

之謂也此常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孟疏此萬章問仁人之心如是也萬章問曰

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然舜既立為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曰曰封之謂象日放焉

殺舜為事然舜既立為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曰曰封之謂象日放焉

孟曰曰封之謂象日放焉

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危殛鯀于羽山誅罪此四者而天下流於

是咸服此乃何罪也戮其人固肯如此乎傲極不仁乃反封之於有庫則國則有

庫之國中何罪也戮其人固肯如此乎傲極不仁乃反封之於有庫則國則有

故曰仁人固如是乎萬章之意以謂仁人必不肯如此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共

工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之幽州北裔水不可居者曰洲驩兜黨於共工

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播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鯀方命

圯族績用不成羽山東裔在海中按史記云共工少皞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

奇者也驩兜帝鴻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

饕餮者也曰仁人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乎孟子又答之曰仁者之人於其

弟也富不藏怒心不隔宿怨但親愛之而已所以富貴之也如舜身自為天子而使之弟只

孟子注疏卷九上

五五中華書局聚

為之匹夫可謂為親愛其弟者乎有庫國之名號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又問孟子或人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至此之謂也孟子又答之曰象之於庫不得放也象豈得暴彼有庫之國民哉以其使吏代之故也雖然不使象得施政而舜以兄弟親親之恩欲常見天子如天子以政事接見於有庫之君也故孟子云是此之謂也○注云自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正義曰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為之注焉蓋其文也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

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

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丘蒙語

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者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

孟子曰否言不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

之言書曰平秩東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

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

不作哀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

年喪是二天子矣日一王一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堯不為

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

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曰是詩也非是之

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

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

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

周無遺民也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

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

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

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

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之至瞽瞍為天子之父養之至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書曰

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書尚書逸篇祇敬慎

戰懼貌舜既為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疏咸丘蒙至不得而

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咸丘蒙之疑疏咸丘蒙至不得而

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而執子之政者也咸丘蒙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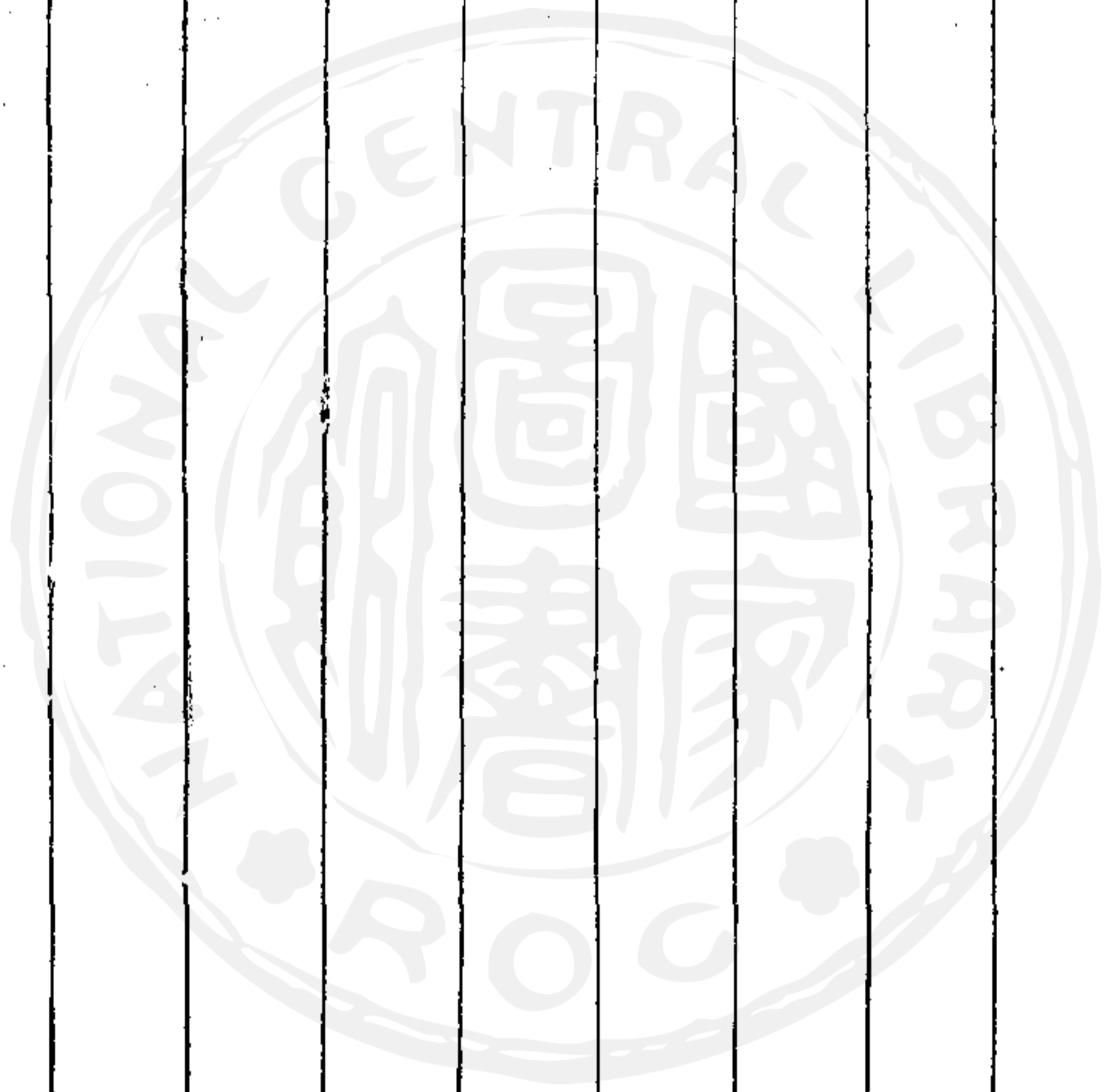
至誠然乎哉者咸丘蒙問孟子曰諺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

而子之今舜嚮南面而立為天子堯帝乃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而舜見瞽瞍其容蹙然未敢自安孔子亦云於此時也而天下危殆矣乎如也
之語也者孟子曰然未否不此語實如是乎孟子之言也即齊東野人之語也
未為老而舜攝之堯典之二天子矣孟子又言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放勳乃徂落而死
放勳堯之子也堯典之內絕盡八音以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死曰父曰母曰姓曰喪
其父堯三年也海之內絕盡八音以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死曰父曰母曰姓曰喪
考曰妣鄭注云考也孔子云天無兩日民無兩言如舜也又率諸侯
以事未為天子喪也成則為二天子矣言如何者咸丘蒙又言舜之不其舜方攝堯
行既得聞教命矣然而詩小雅北山之篇有云徧天之下莫非王之臣而舜既得為天子矣敢問舜父地循
土之濱莫非為王之臣而舜既得為天子矣敢問舜父地循
曰此北山之詩云非是舜臣父之謂也其詩蓋言勤勞於王事而不得奉養其
父母者也故事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不奉養其
無非為王事者何為之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奉養其
怨之也故說詩者不知以文而害逆其辭又不可辭旨人如說詩者其詩也
己之也故說詩者不知以文而害逆其辭又不可辭旨人如說詩者其詩也
辭為然而不以己之意而求之詩人志之所在而為得詩人如說詩者其詩也
之篇有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此言也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之詩
其詩人之志蓋在憂旱災以多死之者矣今其餘民無有單子得遺脫不
遭旱災者非謂無民也旱災以多死之者矣今其餘民無有單子得遺脫不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者孟子引此所以證此北山之詩云普天之遺脫不
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引此所以證此北山之詩云普天之遺脫不

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為尊親之至也詩大雅下武之天子之
父是舜尊親之至者也舜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為尊親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天子之
武王長言孝心之所思者維則法大王季文王三后之所行耳此亦舜
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事見于父夔夔然悚懼齋莊戰栗瞽瞍亦
信順之見舜以正義為父而不得子之也齊人也注云祇敬未詳今按春秋威公
七年有焚咸丘杜預云咸丘魯地以此推之則此所謂咸丘者豈咸丘之所侵
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注乃云齊人之也蓋魯國孟子時為齊之所侵
故咸丘之地乃為齊之地故也序問於孟子即為弟○注詩小雅北山之篇
○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役使不均之作於事以務農也○注詩小雅北山之篇
○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役使不均之作於事以務農也○注詩小雅北山之篇
雅下武之篇○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役使不均之作於事以務農也○注詩小雅北山之篇
注逸篇○正義曰據今大禹謨有
云此非特止於逸篇文也已矣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九上

珍做宋版印



孟子注疏卷九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因以題其篇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也字

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于作於無然也二字考文引歷山之時然也云古本無然也二字

秋天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天字足利本無也字

幽陰氣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幽作憂

非爾所知也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已二字

故為言高息之用對如此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相按此當以宋廖本為正作問非也

因以萬章具陳其意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以作為無耳字

皆堯典及逸書所載

案段玉裁尚書撰異曰此堯典字乃舜典之誤及字衍傳寫之失也此章及不告而娶章及原原而來數語及

祗戴見瞽瞍數語皆當是舜典中語蓋舜登庸以後事全見於堯典而登庸以前及家庭事乃在舜典也此注上文云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則此

正當作孟子所言諸舜事皆舜典逸書所載謂亡失文中語也舜既譌堯淺人乃又妄沾及字

亦不復見於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經二字

堯須天下悉治

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韓本考文古本治作洽

三十在位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三作五考文古本作二〇

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馬融王肅姚方興本之為舜年百十二歲

之說今文尚書舜生三十在位五十載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

本紀皇甫氏帝王世紀皆本之為舜年百歲之說王充趙岐皆從今文者也

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趙注

此章五十二而慕云書曰舜生三十而徵庸二十在位今本作三十在位尚慕故言五十也

舍三論衡亦改二十是五在位乃為五十而慕之證今本在位三十在位尚慕故言五十也

本論衡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文正古義曰鄭玄讀此經云之例讀此經者明此經之字不直曰鄭某云鄭云而已未嘗有鄭玄讀

而鄭作二十也自宋以來皆不憚此意尚書撰異中詳言之

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

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

萬章言舜堯閩本同監毛本無舜字

又將須以天下閩本同監本毛本須作胥

尚亦更不足以解其憂閩監毛三本無更字

餘四子亦不所見者 監毛本不作無是也

五色班斲之衣 閩本同監毛二本班斲作班斲

齊風南山之篇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足利本風上有國字韓本考文古本風作國

父母先荅以辭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先作亢

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堯下父母下並有也字○按當疊堯字

故亦不告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一說捐階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捐作旋○按說文圓規也趙意捐同圓故訓為旋

從而蓋揜其井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揜字

以為舜死矣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舜字

舜異母弟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故引為己之功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引其功也

天子曰彫弓 考文古本彫作彤下同按音義出彫弓云或作彤誤

象見舜生 閩監毛三本岳本孔本韓本同宋本無生字

不知象之將殺己與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已作之

羸劣之貌

毛本劣誤弱

迅走水趣深處也

孔本韓本同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水趣倒

重言之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者字

嘉得魚之志也

宋本各本並同毛本嘉誤喜

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向舜

廖本考文古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足利本道作言
閩監毛三本向誤問

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或之擁頸

閩本同監本或下剜增謂字毛本同

論其則別矣

閩本同監毛二本其下增制字

則主棲而言

閩本同監毛本棲作取

罪在他人

宋本他作何

不問善惡

岳本各本並同宋本問作問

身既已為天子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既已二字足利
本無已字

豈可爲匹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豈可使爲匹夫也足利本無也字

此常常以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以作已

章指言懇誠于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爲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

搢雲氏之後補監毛本搢作縉與左傳合

東作田野之人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作誤鄙○按東作出堯典下文著之

放勳孔本考文古本勳作勳案音義出勳字云音勳則作勳非也

攝行事耳宋本閩本孔本韓本同監毛二本耳誤時

謂舜臣其父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爲天子之父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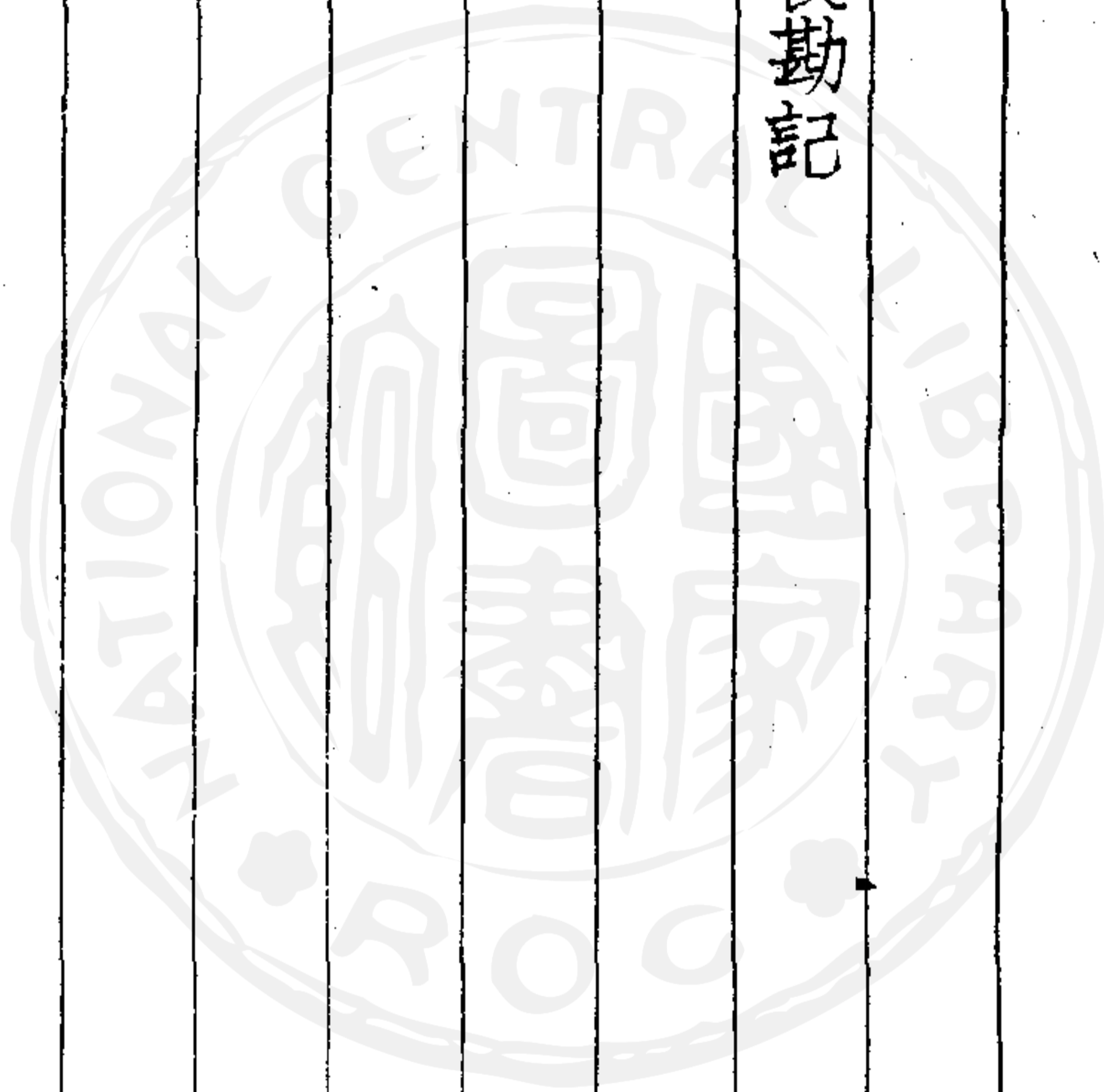
以此解咸丘蒙之疑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作是

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軌道無有加焉

珍傲宋版印

而舜既得為王之臣而舜既得為天子矣子上八字衍閩本作而舜既為天子則是舜既得為天子矣監毛

孟子注疏卷九上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九下

萬章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天欲知堯實以孟子曰否堯不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人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言

也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是也曰天與之孟子言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言天有聲曰否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

之何萬章欲知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

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

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

言下能薦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

之如何萬章言天人受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

也百姓安之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二十八載之久非

皆謳歌其德也孟子注疏卷九下

中華書局聚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

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

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此之謂也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疏萬章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

於仁則天下與之者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堯帝以天下

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曰堯之堯不與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之者諄諄然命

則舜有不能以天下與之曰天與之也孰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天不言所以行與事

示之而已矣孟子曰又荅之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曰又問以人之所行善惡

與其事從而示之也曰天子能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曰又問以人之所行善惡

之者是如之何也曰天子能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曰又問以人之所行善惡

能使人於上也與為之不能使大夫者能薦人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於天子而大

夫往者堯舉舜於上天而天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我故曰天不言以行

薦之於天而天之受之與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是如之何也曰天使之主祭而百神

曰天之不能所以謂天百神享之也亦可知也慎徽五典納于百揆是暴之於民也五典

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

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

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匹

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

天下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

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育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

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

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

也復歸于亳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

伊尹之教訓己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

其已惡遂治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復歸于亳都反天子

之位焉周公之不有天下若益之於夏禹伊尹之於殷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

帝禪讓其位夏禹殷湯周武繼父之位其義則一更無二也謂其義則一而無

二者蓋唐與賢夏后殷周與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其為順天則一

而已故曰其義則一也云禪者蓋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注陽城箕

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正義曰案史記裴駘注云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

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注太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記文已具在

公孫丑篇內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

記不稽孟子之過也○注丹朱商均○正義曰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

堯舜之子皇甫謐云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也

要湯有諸人言伊尹負鼎俎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

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

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

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覩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眄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

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

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湯三使往聘之既而

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

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反也三聘既至

而後幡然改本之

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
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使先知之人欲

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

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

夏救民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己推排內之溝壑也吾未聞枉己而

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辱己之身尚不能以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

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

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

烹也為我聞伊尹以割烹牛羊為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尚

名牧宮桀宮桀朕起我自謂湯也湯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計之

罪者從牧宮桀朕起我自謂湯也湯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計之

疏取萬章問曰益自毫○正義曰此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不枉道以

尹以負鼎俎割烹之事而干湯有之否乎孟子曰否至朕載自亳孟子答之曰

也雖祿賜之以天下之大且介不顧而若無也繫馬雖千匹之多亦且不眴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諸人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

孟子注疏卷九下 四 中華書局聚

訓之篇乃其文則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孔安國傳云造皆始也鳴條也在

安邑之西又云湯始居亳孔安國云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是則毫帝嚳之

都也今云殷都即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因湯居而言爾有以孔子孫然癰疽瘠環之醫者也瘠孟子曰否不好事者為之也

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也德行者為之辭爾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

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

也孔子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孔

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

貞子為陳侯周臣故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難之

惡之罪故諡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

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阨難何為主

癰疽瘠環者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

環何以為孔子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

聖人疏萬章問曰至孔子辯之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

乎。孟子注疏卷九下

諸子曰或有孟子謂孔子否至於衛國主癰疽之醫者於齊國主侍人姓名瘡名環者誠人
 德行者為此言也夫孔子瑕乃謂於衛主顏由讎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
 之妻是兄弟也彌子瑕乃謂於衛主顏由讎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
 路以進言告孔子而辭遜之心退以義而羞惡之心其得皆命也孟子曰有夫
 孔子進以禮而孔子辭遜之心退以義而羞惡之心其得皆命也孟子曰有夫
 命如為主癰疽者侍人瘡也於衛不主彌子瑕也以其義也於衛不主彌子瑕也
 以命則得桓魋不得無所憂也然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子
 宋國司馬桓魋將要孔子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子
 是遭其厄不得已遂至陳司城貞子如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此又曰我聞
 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所為主者如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此又曰我聞
 侍人瘡環二人但其卑佞之臣耳為城凡人也何得為正之臣者今以司馬子之
 不可得而詳由其但諛而推之則司城貞子亦為守正之臣者今以司馬子之
 比也然則孔子當今以宋得已而主之者尚且如是况癰疽瘡環者孰謂孔子肯
 主之乎蓋司城者今以宋得已而主之者尚且如是况癰疽瘡環者孰謂孔子肯
 之乎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武公名司空遂變為司城也○注瘡環之
 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變為司城也○注瘡環之
 醫瘡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案孔子世家未詳其人但云孔子自魯文推之亦誠然也○注顏
 由至靈公名侍人也○正義曰案孔子世家未詳其人但云孔子自魯文推之亦誠然也○注顏
 鄒家是則顏讎由即濁鄒也為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傳云桓魋之故
 衛侯酒杜預云彌子瑕也為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傳云桓魋之故
 至陳侯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于習禮大樹下
 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于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非宋卿
 也亦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而公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非宋卿

為濬公又案濬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濬公是為懷公之子濬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濬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然則孔子濬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濬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是為濬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為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即濬也

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穀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為設此言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

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

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

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

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百里奚知

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為汙是為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智知食牛干秦為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

是言其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人自鬻於汙辱而己傳相成立其君

實賢也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疏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

為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疏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

為苟合而為正者也萬章問曰至此信乎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百重奚自

賣五穀羊之皮於秦為養牛以孟子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然也百里奚虞國之

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為之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為之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為之

大夫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馬以借與道也百里奚不知食養牛干秦繆公之不可

諫而去之遂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干秦繆公之不可

為君不可苟如是諫故不諫可謂為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為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為不智乎

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遂輔相之可謂之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為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為不智乎

公而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世不為賢者而能如是乎言如此可謂為不智乎

賢者乃能如是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世不為賢者而能如是乎言如此可謂為不智乎

者而肯為乎言百里奚不肯為是也蓋宮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云虞之忠臣

也○注五穀羊皮○正義曰說文云殺羊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正義曰左傳魯僖公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杜預曰荀息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使夫人請以五穀羊之皮贖

人說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以國政號曰五穀大夫是其事矣又僖公五

年云晉侯復假道於虞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也陽是也諺所謂輔車

相依晉滅虢齒寒其醜奔京師也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

以滕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

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此孟子所以據且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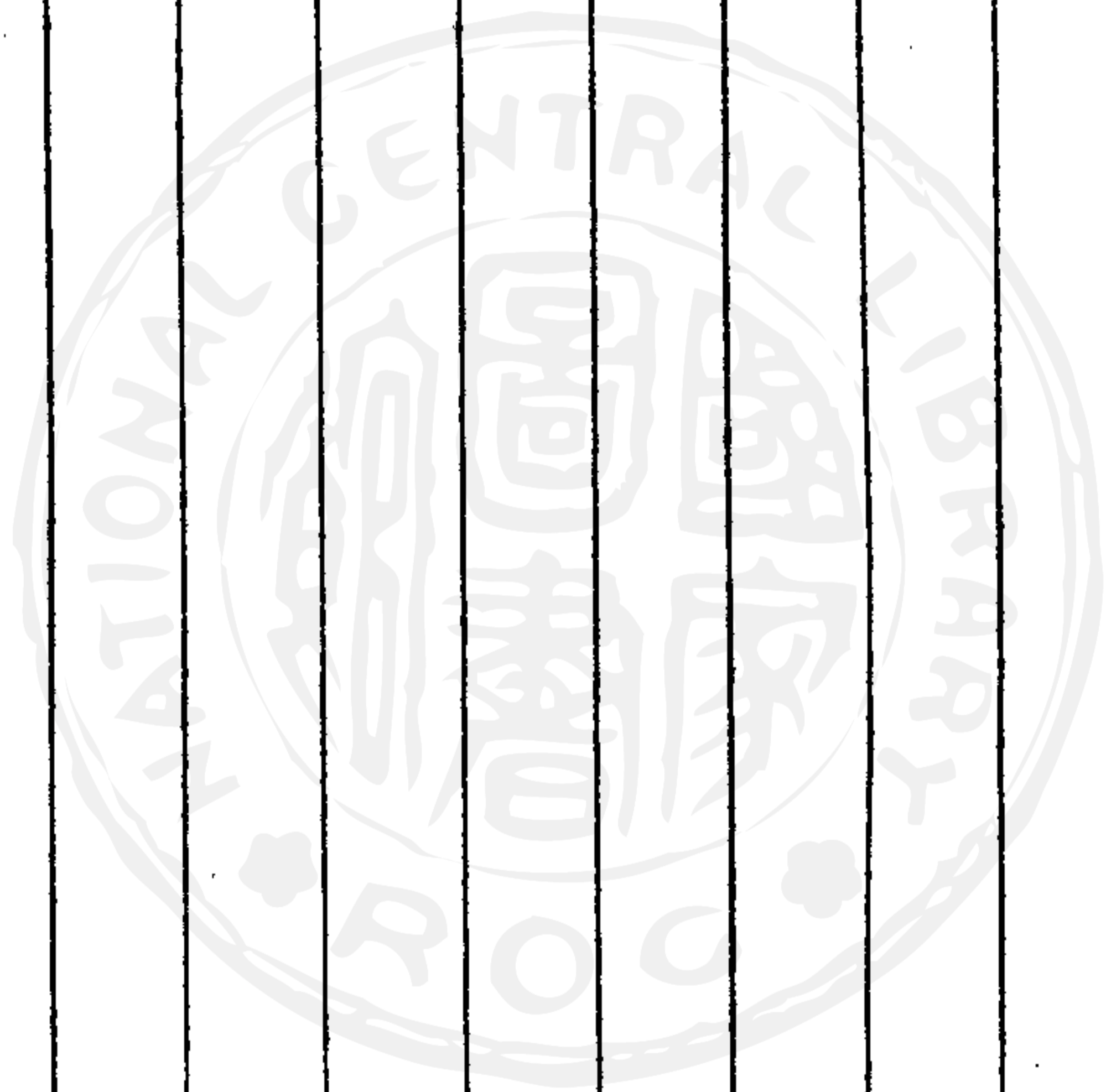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九下

孟子注疏

卷九下

七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孟子注疏卷九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萬章欲知示之之意 考文古本無一之字

胤子丹朱 宋本無子字

泰誓曰 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泰作太廖本孔本韓本作太注同○按泰太皆俗古祇作大

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孔本韓本考文古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則天下與之者也 閩本同監毛本無者字

有之否乎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孟子曰否不然也 此經下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並有注否不也此經下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按有者是也但因此

可正今本經文之誤經文本作孟子曰否然也三字一句無不字故注之云否不也不如人所言癰疽章注曰否不也如此也割烹章注亦同而今本奪三字字孟子之否然即今人之不然也他否字皆不注獨此注者恐人之誤斷其句於否字句絕則然也不通矣不得其意而或增經或刪注今乃了然

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是其命也

繼世而有天下 毛本而作以朱子集注本同

故不得以有天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以字

章指言篤志 此二字考文古本作義字 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

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言義於仁 閩監毛三本仁誤人按章指作篤志於仁此文義字亦當是篤之誤

然後無乃廢滅之矣 閩本同監毛本刪無字

蓋唐與賢 監毛本同案唐下應有虞字

孟子曰否不然 按不字衍文說見上

否不是也 按此當同前後章作否不也不如是也奪三字

不一眴視也 毛本眴誤盼

囂囂然曰 音義出囂囂盡心上同

囂囂然自得之志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然字

欲就湯聘 岳本及各本並同宋本聘作幣

覺悟此未知之民 廖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誤脫覺字孔本誤脫此字

自任之重如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其

而有正天下者也孔本也改乎案也邪古字通用改乎非

歸潔其身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石經廖本孔本韓本潔作絜

去焉能浼我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去作云是也閩監毛三本作爾非

歸潔於身不污己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宋本潔於身作於身絜考文古本與宋本同絜作潔廖本孔本韓本作於絜身

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

治而已矣

雖千匹之多閩監毛三本匹作駟

莊公二十二年閩本同監毛本二十改三十是也

造皆始也閩監毛三本造下增載字

也在安邑之西閩監毛三本也改地是

有人以孔子孫然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孫作為是也閩監毛三本孫然作主於非

孟子曰否不然也按不字衍文說見前

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爾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但字爾作也

退以義宋本以作應

是為無義無命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者字

遭宋桓司馬石經桓作桓

主司城貞子石經貞諱正

瘠環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得見稱為聖人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考文古本節不違貞性孔本韓本考文

故孟足利本子辯之正其大義也作孔

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秦繆作繆公孔本韓本繆下有公字不作否非

孟子曰否不然按不字衍文

為設此言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為之設此言考文古本無也

諫之考文古本無之字

而假晉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而已傳相

傳傳之誤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正作傳是也閩監毛三本作輔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已作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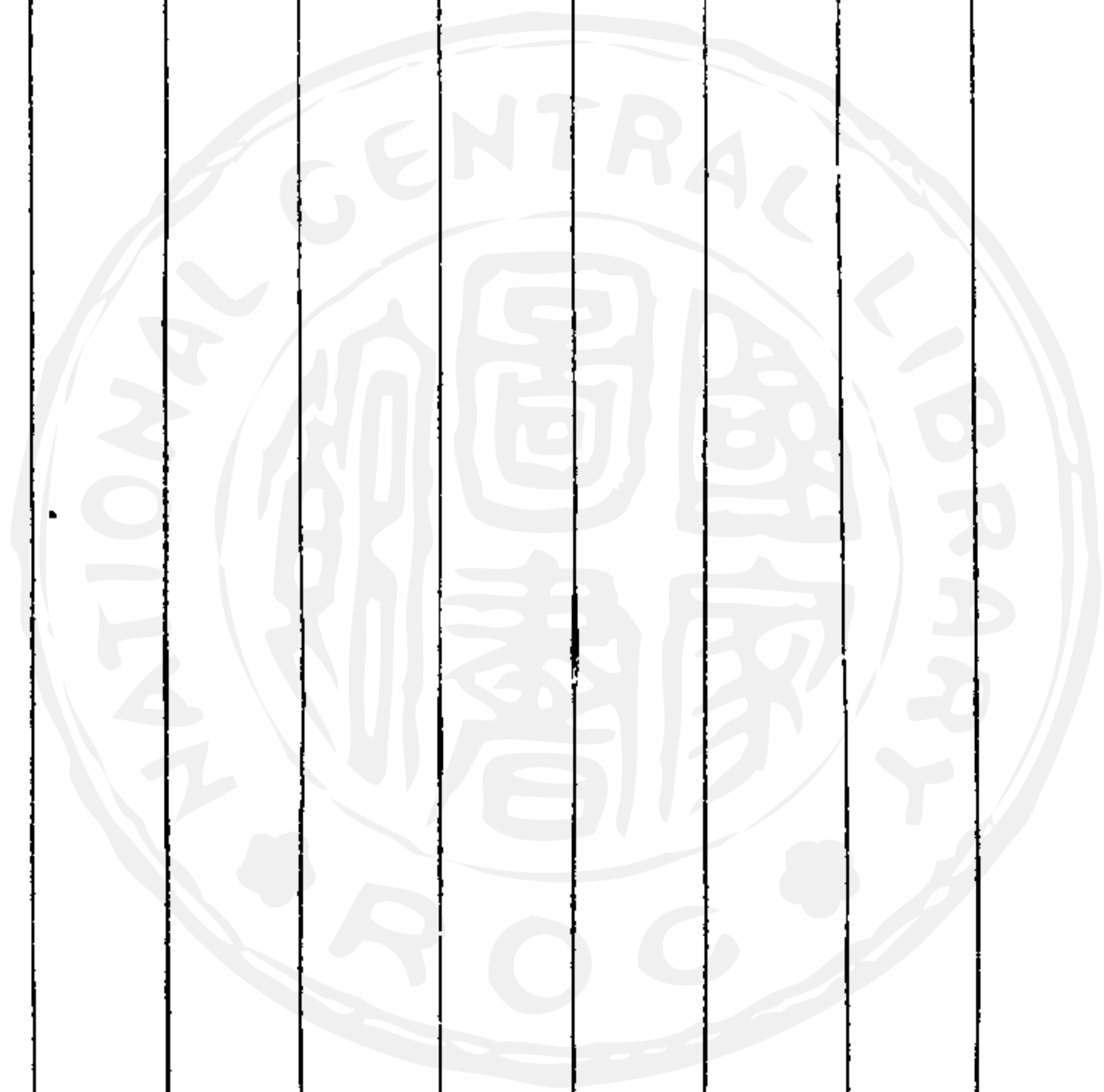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違正也

此孟子所以據且云焉

閩監毛三本且改而

孟子注疏卷九下校勘記

一 珍倣宋版印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上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為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一章言聖人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它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授之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合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

凡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曰何事

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

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說與柳下惠不羞

汗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

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

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

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

子也浙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浙漬米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

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

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始之使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

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者智理物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

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疏**孟子曰伯夷至非爾力也○正

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

也賢者由曰巧伯夷目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薄丘陵猶己說上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孟子曰伯夷目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薄丘陵猶己說上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夫莫不變而為廉潔之留於明姦聲夫留於不聽也。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莫不變而為廉潔之留於明姦聲夫留於不聽也。為能孔子去齊至孔子下之言和風者莫不變而為廉潔之留於明姦聲夫留於不聽也。厚也孔子去齊至孔子下之言和風者莫不變而為廉潔之留於明姦聲夫留於不聽也。避惡者孔子所生於魯國則曰遲遲而國也。行也則速以處於此國則處之而故未嘗有三年之久未去則可以仕於其國則也。速則速以處於此國則處之而故未嘗有三年之久未去則可以仕於其國則也。行也則速以處於此國則處之而故未嘗有三年之久未去則可以仕於其國則也。可也則速以處於此國則處之而故未嘗有三年之久未去則可以仕於其國則也。曰伯夷之公養之任也。凡此者故曰孔子如子之污其己而自成其行也。人之和者也。是其不以為樂於物而無有所擇也。唯孔子獨為聖人之和者也。是其所行之孔子惟時適變大以清則全行之者則也。蓋集大成即集伯夷而見於下。三聖之道是為大成耳。往是謂危邦不亂。伊尹居於任也。南子見所。伯夷一於清也。佛胥召而欲往是孔子之亦皆取之為聖者蓋伯夷伊尹下。不見陽貨一敬所不敬是孔子之亦皆取之為聖者蓋伯夷伊尹下。是皆止於一偏未得其大也。而孟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伯夷伊尹下。承其時之弊天不得如寡退而救也。以觀之又己不殉方伊尹而為大成者。也。方伯夷之時天不得如寡退而救也。以觀之又己不殉方伊尹而為大成者。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寡退而救也。以觀之又己不殉方伊尹而為大成者。異俗而下惠所以伊尹所以寡退而救也。以觀之又己不殉方伊尹而為大成者。夷之弊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遂為大成者誰謂無意於其間也。言伯夷。如此不可不謂為聖者耶。雖然孟子取為三聖其言又誰謂無意於其間也。言伯夷。

但聖之清者也以其取清而言之矣伊尹但聖之聖則以時也其取任而言之謂
 下惠但聖之清者也以其取清而言之矣伊尹但聖之聖則以時也其取任而言之謂
 時然則然無可無之也故謂之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於一偏而已故孟子於下
 取金聲則然無可無之也故謂之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於一偏而已故孟子於下
 理也言金聲始則隆而清也則玉振之也如伯夷終條理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
 和也言金聲始則隆而清也則玉振之也如伯夷終條理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
 無隆殺者如金聲之隆而清也則玉振之也如伯夷終條理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
 孔子其始如金聲之隆而清也則玉振之也如伯夷終條理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
 任而和歸于孔子且清有始也終始如一者理也然則孟子於此且合金聲而玉
 條理而喻和歸于孔子且清有始也終始如一者理也然則孟子於此且合金聲而玉
 為聖人之事也以外者而譬之則若於百步之外是以聖人之力也譬之則若於
 力也如射於百步之外者而譬之則若於百步之外是以聖人之力也譬之則若於
 非能中之力也於射能至又耳此譬也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而能至者外能至而
 不備其善者也總意而解其始終條理又解金聲而玉振者善者也金聲此
 一段則孟子總意而解其始終條理又解金聲而玉振者善者也金聲此
 玉振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者耳蓋條理者按史記云夏姬不素理則有分而
 不可易也○注夏姬鄭聲○大正義曰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不素理則有分而
 大夫御叔之妻三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及申公蓋將夏姬來奔於晉晉人殺巫
 共通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及申公蓋將夏姬來奔於晉晉人殺巫
 臣又娶夏姬凡此是也○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注伯夷清伊北宮錡問
 尹任柳下惠和孔子時也行則行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注伯夷清伊北宮錡問
 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問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
 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

度妨害己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也略。麤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

以下列尊卑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凡此四等制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

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

受地視子男夫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

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

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

也其祿比上農夫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為次國大夫祿居

卿祿三分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

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畝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

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
疏北官至為差○正

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
制祿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託言其大綱

謂周家班列其爵祿高下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諸侯放恣憎惡其法度有妨於

己之所為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等也但嘗聞其大綱也天子一

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復位凡五等至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

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蓋以是為差者此為之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之

大綱也云天子一人位至凡五等也者蓋以是為差者此為之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之

子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侯於外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長人者伯也

子者故曰男也天子而爵位之天子皆自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等然公侯伯

至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知進退於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

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知進退於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

凡六等皆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天子皆自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等然公侯伯

此者是皆孟子所謂班君臣之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

土之諸侯故也公侯卑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廣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待天

下之諸侯故也公侯卑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廣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待天

籍之故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天子而地狹亦不足以敵廣於公侯

里之故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天子而地狹亦不足以敵廣於公侯

里之故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天子而地狹亦不足以敵廣於公侯

里之故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天子而地狹亦不足以敵廣於公侯

其大勢又難地以特達於天子者視因大國此言天子則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大夫所受地視
也周禮上公九命伯七命元士者即上土也蓋以公八命之卿其六命所受之地四命
鄭玄云王之公九命伯七命元士者即上土也蓋以公八命之卿其六命所受之地四命
受命之諸侯視五命之子大夫則所受之地百里而視七命之伯以三命之元士其
者蓋公侯之國是為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而視七命之伯以三命之元士其
卿之祿是為君祿十之也一也卿所居之祿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倍於卿而
是為二卿之祿一也中之士大夫亦皆受之相倍而下士於上士之祿是為居
大夫之二分卿之祿一也中之士大夫亦皆受之相倍而下士於上士之祿是為居
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謂之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為無庸也而祿且足
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者蓋以史之屬官長所除不為無庸也而祿且足
以代其耕也次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
為代其耕也次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
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為小國者耕矣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
以代其耕也次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
同其祿足也者蓋子男者是為小國者耕矣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耕亦食六人下食五人夫百畝之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上
耕者所得養其九口佃田百畝而人中食七人加之以糞是為農夫其所得之
穀足所以食養其九口佃田百畝而人中食七人加之以糞是為農夫其所得之
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中下之次有五等侯之若今之大夫卿下
史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有公中下之次有五等侯之若今之大夫卿下
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之制也王制云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侯之若今之大夫卿下
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又無六等殆與孟子不合者蓋以孟
子男五里不能為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制附於諸侯曰附庸而孟子不言田而
言地者蓋祿以田為主王制主於分田以制祿孟子曰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

孟子注疏卷十上
四 中華書局聚

地子為主此夫所以有田天地之異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
 士受地視子其視而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意也
 子之公受地視侯而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意也
 意也此又孟子所云班臣之祿也○注詳悉也至則其合也○正義曰云諸侯
 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祿也○注詳悉也至則其合也○正義曰云諸侯
 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有也者蓋自列國之後先王之禮法浸壞上無道揆
 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諸侯所以不聞其詳特以其大略而已而去司
 齊方百里者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不聞其詳特以其大略而已而去司
 時周室班爵祿之道孟子所以不聞其詳特以其大略而已而去司
 今考王制則合也者蓋自五等推之亦有不合者矣已說於前○命為伯鄭氏
 公九命及制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義曰云天子之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
 云上等土地之王等差也至曰附庸○正義曰云天子之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
 四等土地之王等差也至曰附庸○正義曰云天子之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
 震也者按周官建國制其畿方千里諸侯方百里公侯方百里諸侯方百里
 百里驚遠而懼邇是也王制云天子之里諸侯方百里公侯方百里諸侯方百里
 男五略同也天子方千里者所謂縣內以祿於諸侯曰大夫元士自公侯百里象
 亦取略同也天子方千里者所謂縣內以祿於諸侯曰大夫元士自公侯百里象
 五里鄭氏注云星辰之視大小也至附庸者小城曰附庸云天子之國事三公附於
 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注視大小也至附庸者小城曰附庸云天子之國事三公附於
 視公侯天子之卿視命士也此大夫視也○正義曰云天子之國事三公附於
 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大夫視也○正義曰云天子之國事三公附於
 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爵增以子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
 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以則殷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
 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
 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及

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治是
有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用以祿羣臣不主為地
民也周禮大司職云以土圭之法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
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法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
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法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
之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之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之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
所采地之制者按周禮云凡造都鄙易之其地家三而封溝之注云天子之卿大夫士
易之采地家百畝一易之禮云二凡造都鄙易之其地家三而封溝之注云天子之卿大夫士
弟公卿大夫采地百畝一易之禮云二凡造都鄙易之其地家三而封溝之注云天子之卿大夫士
十里之國大夫采地百畝一易之禮云二凡造都鄙易之其地家三而封溝之注云天子之卿大夫士
宜自伯子為次其大綱而詳也所以未之聞也○注公侯之國為大國至代耕也
又凡四海之內九州千里建百里之國○注公侯之國為大國至代耕也
國凡有二十凡二百里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十為附庸間田八州里二
百一十少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十為附庸間田八州里二
十里三而九千里者七也其九方為縣內者四十九也其一此殷制也周公制
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七也其九方為縣內者四十九也其一此殷制也周公制
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百里者不過五謂之數并四十六州九其
方四百里者不過五謂之數并四十六州九其
不過二餘方及餘者百里者謂之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州九其
十國則餘方及餘者百里者謂之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州九其
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天子云一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大夫五人上士二人
小國二卿皆命於天子云一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大夫五人上士二人
分土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男而又有大國次七人然先王之制列爵惟五

之遂二里之城九里之宮是次國之制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

之城以城為宮是寡國之制如也此也自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是大國之制如此也

大各相殺以之一此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大夫居於卿祿四分之二士居

其佃田百畝至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於前正義曰古者制民之產以六尺為

步百畝為一畝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所以次食七人其百畝也王制云農夫食

五人鄭氏以謂農夫皆受八人中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三等又與

此之眾寡以此所禮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農夫食九人

有餘財自七人者蓋上下則不得以受上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

寡之數一視五等農夫為差而班祿亦不外此萬章問曰敢問友之道也孟

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長年長

是乃為兄弟有富貴者不挾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

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

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獻子魯卿孟氏也此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

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

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

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

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

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

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

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

匹夫尊賢當與共天職耳。王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

友匹夫也。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

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賢貴

貴尊賢其義一也。於下敬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疏：萬章問曰：至此其義一也。

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為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

友者，是萬章問孟子為朋友之道如何也。孟子曰：至挾也。孟子答之以謂不挾

戴年長，又不挾戴其貴勢，抑又不挾戴其兄弟有富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挾戴其勢而友之也。孟子曰：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孟

子又言三孟獻子魯卿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此五有友五人焉其二曰樂正裘
 牧仲其富貴不能以相下故人如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則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而
 其兩之貴不能以相下故人如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則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而
 忘己之勢者為然也雖人為小國之君亦有如所謂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者非
 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人為小國之君亦有如所謂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者非
 我者於子思則小國之君矣為我於顏般則大國之君亦有如所謂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者非
 我者於子思則小國之君矣為我於顏般則大國之君亦有如所謂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者非
 之君也嘗往於亥唐之家亥唐言不入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雖蔬食
 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蓋為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雖蔬食
 弗能與之共天位也又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云不與君之位必曰天位且職必
 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授於人也故云不與君之位必曰天位且職必
 曰天職云祿也以其王公大人尊賢則當與共天位也抑又云不與君之位必曰天位且職必
 大人尊賢者則曰天祿耳大言所以授於人也故云不與君之位必曰天位且職必
 舜往日上見於堯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宮堯亦就宮而饗舜所設更之
 賓主然卒禪其天位此堯天子之友其匹夫也云堯亦就宮而饗舜所設更之
 側微之賤者也故云匹夫堯為友是謂貴其外舅堯所敬下如堯館于貳室
 下敬上如舜之上故見於堯故堯為友是謂貴其外舅堯所敬下如堯館于貳室
 故欽舜而與之為友是謂尊其賢貴尊賢禮皆所敬下如堯館于貳室
 也蓋獻子有五者左傳趙簡子云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曰其義則五人而無二
 然亦名字則此蓋案禮記而妻父曰外
 勇○正義曰此蓋案禮記而妻父曰外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上

孟子注疏卷十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橫民之所止

音義云橫或作總

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差作嗟山井鼎云非

至於數四

考文古本四作回非也

蓋其留意者也

浦鏜云留監本誤酉

而有美色者

監本而誤兩

頑貪之夫

監本貪誤食

懦弱之人

監本懦誤儒

遲遲吾行也

石經遲作遲

始條理也

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

集先聖之大道

宋本道誤首

故如金者之有殺

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作聲閩監毛三本作音

終始如一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終始作始終

智者智理物

考文古本同山井鼎云恐非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下智作知

聖人終始同

宋本同作何

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以字猶作由下猶同

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

丘陵丘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聞下惠之和風者

閩本同監毛本下上增柳字下並同惟柳下惠之行柳字非監毛增

孟子名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龕也

廖本龕作龕○案龕龕正俗字

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無矣字

下至於士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公侯皆方百里

考文古本皆下有地字

所受采地之制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士不得耕

宋本土作上非

章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荅北宮子之問

晉平公於亥唐也廖本閩本同監毛二本孔本韓本於上有之字石經此經漫

如晉平公者也岳本及諸本同宋本無也字

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嘗作當廖本晉作者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廖本嘗作常是

非王公尊賢也石經廖本閩本同監毛本孔本韓本尊上有之字

皆天之所以授賢者岳本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誤脫所字

迭為賓主音義出迭為張云或作佚誤按佚字不誤古乃通用

堯亦就享舜之所設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文享作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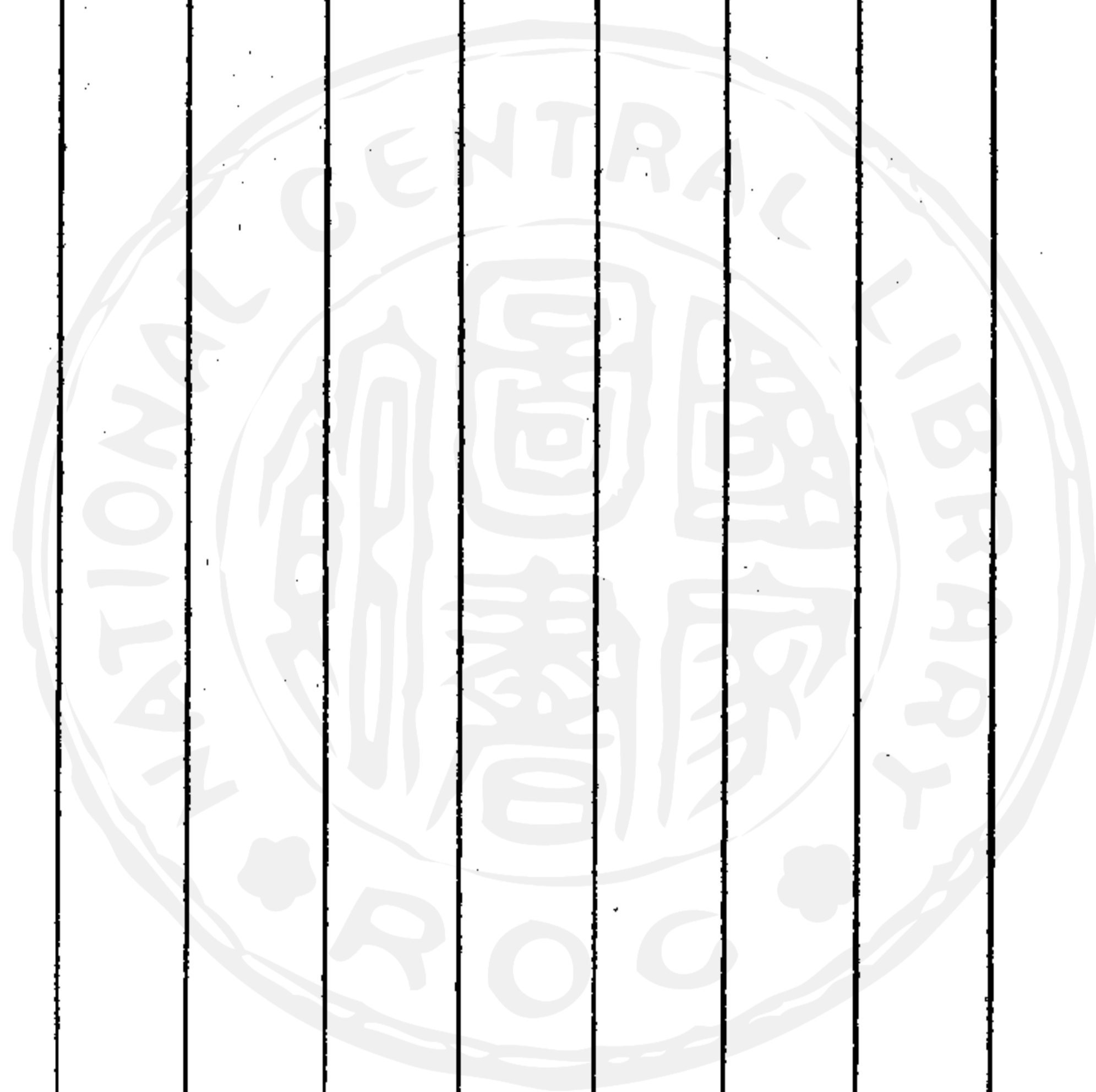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作之

用下敬上石經敬諱欽下同

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為法者也

孟子注疏卷十上校勘記

珍傲宋版印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下

萬章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為可也

孟子曰恭也

當執恭敬為心

曰卻之卻之

為不恭何哉

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

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孟子曰今尊者賜己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不當問

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

不可乎

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

子受之矣

孟子言其來交求己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其可受之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

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

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皆

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

法如之何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

何說也

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曰子以為

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

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

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

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

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為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

盡耳未為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不違而

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

萬章問孔子之

與道曰事道也

孟子曰孔子所仕

事道奚獵較也

萬章曰孔子欲事曰孔子先簿

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

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

曰奚不去也

萬章曰孔子不

去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也兆始

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

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

者而不去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

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子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

得公以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

萬章問曰至公

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

仲尼行止之節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萬章問孟子曰交際何心也

執何心而交也萬章又問孟子曰恭也孟子曰去之卻去之而不執是為不恭也

為不恭何哉萬章又問孟子曰恭也孟子曰去之卻去之而不執是為不恭也

長者賜己何然也乃問之曰者賜之取此物寧以義取之乎至故弗卻也孟子曰

此是為不恭也曰敬也但當受之不當問尊長乎萬章又問曰如尊長賜己謂宜受之

不可是卻去也曰敬也但當受之不當問尊長乎萬章又問曰如尊長賜己謂宜受之

取之不義但請無以直言不義之辭卻以此問孟子曰卻去而不受為取之

義也然後飾以他辭而不言不義之辭卻以此問孟子曰卻去而不受為取之

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又答之曰其使今賜己也以兵禦人於國門之外

度此孔子受之矣孟子又答之曰其使今賜己也以兵禦人於國門之外

至斯物可以受禦與萬章又問曰交際之假使今賜己也以兵禦人於國門之外

其貨物其來交己也以道問曰交際之假使今賜己也以兵禦人於國門之外

之有物與曰不可至如之貨其受之強暴為不又蒼之以為不可受也且尚書康誥之

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待教而後誅殺之者不辭也無他以其夏桀殷紂無道義當

烈如之何受其天下也今乃竊之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至人而受物於人為之暴

子且受之賦稅於民不以其道亦為如禦王者作至而況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

孟注疏卷十下

中華書局聚

曰改者今乃以爲後如言必有王者教與之作不將比今之諸侯無道而盡誅之乎其
 不如有而取之民賦稅爲盜也充大者但義之盡耳孟子必以此言者其意蓋謂非
 其也諸侯雖取於民不誅今萬章乃曰受教之猶庶幾也殊不刑罰與禦人之善政也
 固在諸侯教而不誅則人田獵較所問乃云此者亦田獵較也宜孟子禽獸然此耳孔子
 教而於魯國魯國則人田獵較所問乃云此者亦田獵較也宜孟子禽獸然此耳孔子
 孔子猶尙可爲而況則受其賜而乃爲不可事道也言此者但問孟子言以交此則受
 而不可辭卻也曰然則孔子之任也非事道也言此者但問孟子言以交此則受
 也事道爲任也非欲事其道與曰孔子道也非事道也言此者但問孟子言以交此則受
 孔子先薄正祭器不萬章又問曰孔子道也非事道也言此者但問孟子言以交此則受
 其祭器又不以四方之珍食且供簿以祭器之所珍食者但爲四方之珍食難常有之
 以獵較禽獸而供簿正祭器且供簿以祭器之所珍食者但爲四方之珍食難常有之
 恐後人無珍食以供世之故又絕其更變之禮所以珍食者但爲四方之珍食難常有之
 曰言孔子既仕於衰世不故又絕其更變之禮所以珍食者但爲四方之珍食難常有之
 之兆也至淹也者孟子較爲兆既足以行其道而君乃不獵較者以孔子然爲道
 之始也兆始也然假獵較爲兆既足以行其道而君乃不獵較者以孔子然爲道
 之行也孔子此是兆故也如歷聘未嘗有孔子遂大行其道以淹留而不去也其時去
 可也孔子有見公養之仕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再三時受乃語孔子有見周道遊仕
 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再三時受乃語孔子有見周道遊仕
 觀終日以怠於政事卒受女樂又不可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郊宿于魯之南屯地則
 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又不可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郊宿于魯之南屯地則

桓行之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凡此是孰謂非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見
既行之後乃且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凡此是孰謂非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見
乎於衛靈公是際於孔子之仕也今日按世家又云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伐蒲
之事後又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
此是孔子有際於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此又孰謂非於公所謂
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孝公為公養之仕者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
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孔子世家云衛靈公也據春
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史記案孔子世家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
靈公問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
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
以其無以按據故也十二年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樂之位則靈公即位之
三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於季桓子受樂之位則靈公即位之
陳之則周公即位之四十二年也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既宜精究之○注康誥尚
書篇名周成王封康叔○正義曰案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
民封康叔作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也云殺越人
于貨啓不畏死凡民罔弗慙注云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啓強也云殺越人
惡而不畏死此蓋據經之文也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也○注諸侯滅國五
十○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也○注諸侯滅國五
之政至荅之○正義曰左傳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
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衛孝公養賢者之禮養孔子不知何據立
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以居貧親老而任者娶妻
本為繼嗣也而有以親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
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職也柝門關之木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

所擊木也傳曰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

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

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

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

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

聖人孟子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非也孟子曰仕非為貧至道不行

恥也孟子言為仕者志在欲行其道以濟生民非為家貧乏財故為仕也然

家貧親老而仕者亦有時而為貧也娶妻志在為繼嗣以傳業非為其欲奉養

其已故娶妻也然而有以親執釜爨不擇妻而娶者是娶妻亦有時乎為養也

然以孟子於此復敘之而獨繼之謂者蓋妻亦臣之喻故因言者不苟貪但免朝不食

以於下文不復敘之而獨繼之謂者蓋妻亦臣之喻故因言者不苟貪但免朝不食

也故不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以其高爵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

則富而居貧是安所而謂家貧之言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

辭富而居貧是安所而謂家貧之言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

曰惡乎宜乎擊柝者所以擊關門之警寇也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之貧者也

斯倉庚又嘗為乘田之吏也為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肥會長斯已矣又未嘗

者位不謀其政又曰重而無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是至

意歟○注傳曰魯擊柝聞於邾○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吏而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息
 義曰案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吏而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息
 者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是其事也云詩云彼茁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託寄也謂若寄公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
 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而無
 則君餽之乎粟曰受之孟子曰受之何義也萬章曰受之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民
 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
 當周其窮乏況於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
 也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料曰不敢也孟子曰士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問何
 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料曰不敢也孟子曰士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問何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
 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
 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禮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
 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
 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致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
 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
 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
 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
 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
 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

從是之後臺不持餽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譏繆公之意而

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

君養賢也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

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將者行也孟子曰始

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

者不荅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己數拜故也僕僕

煩猥貌謂其不得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堯之於舜如是

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疏萬章曰至尊賢者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

上篇上位尊帝位也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弘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也至非禮也萬章問孟

陳堯舜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至非禮也萬章問孟

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至非禮也萬章問孟

荅侯是以禮也士之所託於諸侯非是禮也以其不敢也諸侯失其國然後託於

諸侯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道也故不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

士之於諸侯則臣道也故不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

君餽之乎曰粟則受之孟子乎萬章又問孟子受之既窮而無祿如國君餽之是

受之乎曰粟則受之孟子乎萬章又問孟子受之既窮而無祿如國君餽之是

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孟子又荅云君之於民固當賜其窮乏況為士乎曰周之

則受賜之氓也固周之孟子又荅云君之於民固當賜其窮乏況為士乎曰周之

之何曰抱不敢也孟子又荅之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為是不敢也曰抱關擊柝為監門之吏者是皆此
問之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為是無常職事若空見則受之君者是以常繼乎萬
不職事也以其受與不受特在義之而已曰君餽之則賜之君不識可常繼乎萬
章又問以謂國君悅賢者乎孟子曰可也又荅之曰魯繆公尊於子思而數數問之而繆公
之於子思至謂國君悅賢者乎孟子曰可也又荅之曰魯繆公尊於子思而數數問之而繆公
數數子思乃麾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嚮北稽首再拜辭之而受曰至後復來乃
時子思乃麾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嚮北稽首再拜辭之而受曰至後復來乃
知魯君以此不持魏來也孟子曰於此又因而譏繆公蓋自悅其子思之賢而不能
臣臺從君以此不持魏來也孟子曰於此又因而譏繆公蓋自悅其子思之賢而不能
舉國而用之又養君子如何祿養之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賢如之何曰
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祿養之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賢如之何曰
之養也曰其後倉庾之吏繼其粟將盡又送餽之廚宰之為人繼送其肉而不絕
拜而受之君命僕然也僕者不荅以敬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賢之道也且堯帝使
數不以君命僕然也僕者不荅以敬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賢之道也且堯帝使
舜也乃使於畎畝側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則為王公大人所以
蒲以養舜於畎畝側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則為王公大人所以
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譏繆公不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則為王公大人所以
猥也抑又所以救時之弊者焉○注託寄也謂若寄公○正義曰案禮記大喪
服也○注君九男二女更不復說
是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夫子不見之於

義何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
取也○注君九男二女更不復說
是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夫子不見之於
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莽之國謂都邑也庶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

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

之何也庶人召使之見給不月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

也何為也哉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曰為其多聞也

為其賢也萬章曰君以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

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

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

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魯繆公欲友子

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況乎可召之齊景

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

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以大夫之招招

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

賢人乎人以貴者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敢往況以不賢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

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欲入

而閉其門何得而入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

乎閉門如閉禮也平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小人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然則孔子非與君命也孔子為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

也豈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萬章曰至召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問孟子所以行道不見諸侯其禮亦不苟往

者曰在國曰市井之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問孟子所以行道不見諸侯其禮亦不苟往

野謂之草莽之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問孟子所以行道不見諸侯其禮亦不苟往

者故不敢就見○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問孟子所以行道不見諸侯其禮亦不苟往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問孟子所以行道不見諸侯其禮亦不苟往

執黃旗○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問孟子所以行道不見諸侯其禮亦不苟往

欲見召之則不往○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問孟子所以行道不見諸侯其禮亦不苟往

就其役事今君欲見召之○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問孟子所以行道不見諸侯其禮亦不苟往

往所以有是問之曰往○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問孟子所以行道不見諸侯其禮亦不苟往

孟子

子注

疏

卷十下

六中華書局聚

孟乎如又曰賢為有其德也則我未曾聞天子亦且不見賢者而況諸侯可召而見
 之乎如是賢為有其德也則我未曾聞天子亦且不見賢者而況諸侯可召而見
 乘之思至不往也孟子何如引繆公而證之不言魯繆公數人見於子思乃曰古者千
 矣豈嘗云我則臣下也何敢與君為之不悅者其意豈不謂之位推之則子事我為子之師
 尊矣豈嘗云我則臣下也何敢與君為之不悅者其意豈不謂之位推之則子事我為子之師
 也奚可於今可召賢者而見之乎齊景公求賢者與之說於上篇矣此更不得也而
 況諸侯於今可召賢者而見之乎齊景公求賢者與之說於上篇矣此更不得也而
 敢問招而招人之何曰以萬章見孟子言齊景公招人乎孟子之事遂因問之曰招虞人當
 用何物而招人之何曰以萬章見孟子言齊景公招人乎孟子之事遂因問之曰招虞人當
 人而招之也庶人則應以通帛招之以士以旂大夫以旌如庶人夫招庶人而應之虞
 人雖死亦且不敢往應其招也士以旂大夫以旌如庶人夫招庶人而應之虞
 道而況小賢之視孟子又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禮以謂道是若見賢人而
 而反閉其門也如此路出何可禮之門上乎夫反塞其義路而閉其門也惟君子之
 人能由行此義之出尚何可禮之門上乎夫反塞其義路而閉其門也惟君子之
 何由而出而小雅大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而欲召之則君子亦尚可
 得而見邪而小雅大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而欲召之則君子亦尚可
 履而不往見於諸侯者為所守以義而為眾人所矜式耳萬章曰孔子則君命召不
 以不行往見於諸侯者為所守以義而為眾人所矜式耳萬章曰孔子則君命召不
 侯而後行然則孔子非誠為萬章又問孟子當仕有官職而君命召則君命召不
 駕而後行然則孔子非誠為萬章又問孟子當仕有官職而君命召則君命召不
 又者之曰孔子非誠為萬章又問孟子當仕有官職而君命召則君命召不
 召之也豈得為非耶○不侯質執而雉之屬○其當於已說於前矣○注孟子其官而
 首者○正義曰案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皮白鹿為之象也禮圖云鹿皮淺毛黃
 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白鹿為之象也禮圖云鹿皮淺毛黃

龍之為旂通旂之為旂析羽為旌鄭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旂旌之所謂注旌於首是也○帛注詩小雅至善道也○正義曰此詩

蓋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大東注云如砥矢之平直小砥貢財又皆視之共

矢無怨也○注孟子言孔子為中都宰以不待駕至豈可見也○正義曰語云君命召

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宰以其有官職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此

乃云風東方未明之後就湯孟也箋云湯三使往聘之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

也云伊尹三聘而後就湯孟子箋云湯三使往聘之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

伴又云按論語云長沮溺耦而耕鄭注云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

耦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蓋楚狂接輿是楚人姓陸各通字

接輿也謂之楚狂也趙注引而被髮佯狂不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

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

內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為疇匹也

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

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古為人高

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

是為好上也疏孟子至尚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茂

友之入也疏者孟子至尚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茂

善者所友也斯亦一鄉之善士者也孟子言一鄉之中有其

也天下於四海之內有其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者

士者為未足可以極其善道則又上論古之人而頌歌其詩看讀其書如此不知

如向耳能以此乃是向友之道也孟子所高山仰止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齊

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

有異姓之卿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之問貴戚

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貴

者王勃然變乎色王聞此言愠怒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王意解顏色定復問曰君

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卿或遭殃禍者之也齊宣王

曰此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之也齊宣王問何卿也

問孟子為卿者如之何也孟子曰王何卿之問孟子曰然也齊宣王問何卿也

曰卿不同乎宣王見孟子以爲問何卿之問曰然也齊宣王問何卿也

不問也王勃然變乎色宣王對孟子曰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王勿異也

者問也臣勃然變乎色宣王對孟子曰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王勿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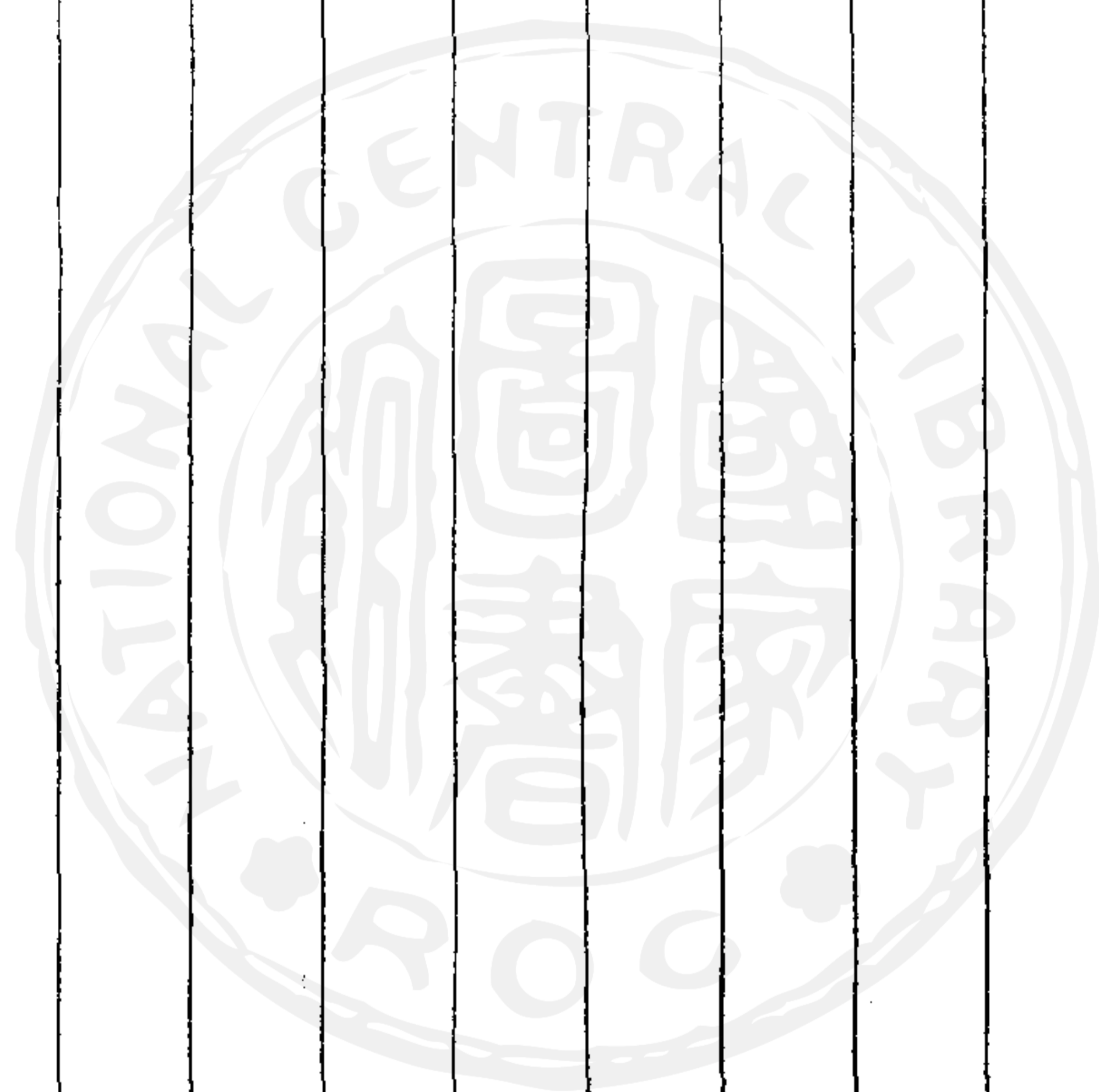
而心且安正對王也王色定然後又問其異姓之卿是如之何曰君子此言顏色遂解

從之而去聽則去孟子者是也如紂之無道微子比干諫諍之而不聽一則雖爲之不見

剖一則抱祭器而從周伊尹發於有莘之野而爲殷湯興
治天下蓋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以是而告齊王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下

珍倣宋版印



孟子注疏卷十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當執何心為可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也作者

卻之卻之為不恭

閩本同監毛二本孔本韓本卻作卻音義出卻之云或作卻誤案卻字从卩說文曰卻也俗作却卻者邑名字从邑經傳

亦借為隙字

其來交求己以道理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交求作求交

蓋言其可受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可受也足利本無之也二字

殷受夏周受殷

石經殷諱作商

皆於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皆誤者

於今為烈烈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下烈作然

君子欲受之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欲作且受上重受字考文古本同孔本無且字

謂孟子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也

知後王者

諸本同廖本監本毛本王作正誤

今大盡耳

宋本耳作甘

孔子先簿正祭器

音義云簿本多作薄誤

乏絕

監毛二本乏誤之玩偽疏本用此誤本

何為不去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占其事始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始誤治

於季桓子

石經桓作桓

孔子故宿留以荅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考文古本無孔子二字廖本也作矣孔本韓本無孔子二字也作矣足利本無

之字

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

尼行止之節也

推之也

考文古本推作推案音義出推字作推非也

行夜

按行字如月令出行田原之行經典釋文皆下孟反孫不為音非也

茁茁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一茁字

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取

考文古本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

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固當周其窮乏 岳本及各本同宋本當作常

士窮居周之則受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居作君

稟貧民之常料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料作科是也閩監毛三本稟作

可食於上祿 孔本韓本祿作有

而常來致之乎 廖本常作當案常是毛本同

以君命道故不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道作煩足利

君以犬馬畜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以字

愠恨也 玩此三字似經文有奪抑注文作繆公愠恨也五字今本衍二字耳

章指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

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宏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伋曾子自稱其名也 案曾子當作子思

謂都邑也 孔本無也字

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故曰市井之人在野野居之人孔本韓

庶衆之人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庶衆作衆庶

則往供役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役字

不月往見
非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月作肯是也閩監毛三本作自亦

欲見而召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欲見之而召之也

而可往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石經焉下有哉字無其字

註旄首者者
註當作注下者字衍宋本岳本廖本考文古本首者注旄首者閩監毛三本作注旄于首者孔本韓本作注旄于首者○按作干

是也古多假干爲竿

是不以禮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不以禮也足利本有是字

何得而入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何作可

如閉禮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如作由孔本作猶

周道如底按底字誤也當作底說文底柔石也从广氏聲或作砥職雉切底山居也下也从广氏聲都禮切今毛詩作砥孟子作底正是一字不當
从广音義亦誤

孟子言孔子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言作曰

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

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也孔本作乎

一國之善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一國作國中

四海之內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詩歌國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國近作頌之是

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

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命為王卿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王作三

更立親戚之貴者宋本岳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貴作賢是

諫君不從王而待旅遂不聽之廖本考文古本王作三旅作放是也宋本遂作逐孔本韓本同廖本三作去閩監毛三本

作諫君反覆諫君而君遂不聽之非也

珍儀宋版印

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故云
成湯立賢無方也

齊宣至則去

閩監本同毛本宣下增王字

孟子注疏卷十下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孫奭疏

趙氏注於孟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

以問故以題篇

疏本正義曰此篇首論告子性之所言以次於萬章題次於萬章者不亦宜乎此篇凡

三十六章趙氏分之以後成二章下卷人之欲善由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三

然後乃理六章與善俱生四章皆明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其七章言人稟性

俱有奸猶止斧斤不伐為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九章言義為小數不精不能

一善由路求心為得本其行治先立其大智六章言古人是修天爵自樂之也

而養其樹木四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智六章言古人是修天爵自樂之也

今要人爵以誘待也八章言人為仁道之忌也或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言所貴

甚終為二矣十章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由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必

也其餘十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為告子姓名不害以浩生為字趙注

又云浩生姓名不害又為二人其佗經傳未詳其人云
論語子罕言命蓋論語第九篇首云也故以題其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告子以為

也幹義為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為桮棬也杞柳柎柳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

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能順完杞柳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

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

與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邪明不可復殘傷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以告子轉性為仁義者必轉木之言夫蓋嘆辭也疏告子至言夫○正義曰此章

為器變而後成孟子拂之性不假以言也告子曰至為桮棬告子言人之性譬若

杞柳義若桮棬也杞柳之木為之桮棬也杞柳孟子曰柳少楊也桮素樸也杞柳之性為桮器之似屈轉木作也

斧殘之木性以為桮棬乎以其將斤斧殘賊人之形軀然後為之桮棬也如將斤

下之性仁義固有不義之道者亦必子之此言也注杞柳柎柳至素正義曰

案說文云杞柎柳少楊也北山有柎也柎南山有臺文也謂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

西也是湍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

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

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

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

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者也人躍之可也人躍之可也

過顙激之可知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躍之可也

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告子至是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

是也○疏水好下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

君子隨曲折為小人者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言人之性猶

迴之水也湍圓縈迴之勢也○疏水好下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

方則西流之而人之性無分於善為不善也如縈迴之水無分於東西也

子曰至是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善為不善也

而跳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

之性所以可激其水之謂也○注湍者圓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

水流沙上也○疏湍之勢湍湍然也告子曰生之謂性者凡物同性類孟子曰生之

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無異性曰然告子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

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以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堅雖俱曰然

孟子曰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堅雖俱曰然

孟子曰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堅雖俱曰然

孟子曰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堅雖俱曰然

孟子曰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堅雖俱曰然

孟子曰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堅雖俱曰然

孟子曰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堅雖俱曰然

孟子曰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堅雖俱曰然

孟子曰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堅雖俱曰然

孟子曰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堅雖俱曰然

孟子曰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堅雖俱曰然

孟子曰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堅雖俱曰然

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言犬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

告子曰生之至性歟正義曰此章言生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孟子見告子以爲誠如問之曰

然則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孟子見告子以爲誠如問之曰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歟故以此三者問告子則白羽之

謂羽毛之白則告子不知爲有異故亦以爲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性有猶牛

人之性與孟子所以言此歟孟子曰又如是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土畜也故

其性順夫入受天地之中萬物俱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告子曰食

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

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

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也孟子曰長異於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

者爲義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爲外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

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故曰外也

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歟孟子曰耆炙同性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

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疏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

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疏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

以曉告子之惑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在我為內非自外而入者也告子言

非在我故問之曰何也非內也孟子曰何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爲仁內

義外故問之曰何也非內也孟子曰何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爲仁內

人之嗜其甘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仁在我為內非自外而入者也告子言

從其白於外也我從而敬長之非有長在我也曰異於白也無以異於白也

也關之曰彼長而我無以異於長於彼白而我白之也於白馬之乎長之者義乎孟子

人之蓋白馬之白也與白人也不知長者彼白而我白之耳我何容心於其間哉固無異

也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有欽不在彼長之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人之長

者有欽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有欽不在彼長之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人之長

長者乎曰吾弟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乎故問之曰且謂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弟

則我不愛是愛以我為悅者也長主義人故謂仁為內也敬耆秦人之長者亦敬

於耆吾炙至亦有外歟孟子又以為然則好炙亦有外歟且孟子所以排之以異於

好吾之炙為物耳則亦有如是以也然則好炙亦有外歟且孟子所以排之以異於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

者也蓋謂仁義皆內也以其秦人之弟則不愛吾弟則楚人之愛與不愛是皆自我

亦皆自我嗜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者也云矣。實周書曰黃帝始

燔肉為炙是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亦以曰行吾敬。故謂

之內也。而公都子曰以敬在心。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曰曰敬兄。公都

當敬也。酌則誰先。季子曰酌酒。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

外非由內也。季子曰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公

季子無以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

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

須之敬在鄉人。孟子使公都子荅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季

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隨之敬果在外而公都子曰冬

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湯雖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

食從人所欲豈疏。孟季至是亦在外也。○正義曰此章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

可復謂之外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子受命然後乃

理者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荅之曰

孟子弟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荅之曰

鄉所敬人有心而行之故謂義為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季子又問之曰
則誰先季子又問之曰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季子又問之曰
鄉人誰也所敬在長於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酌非由內也季子又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
酌孟子鄉公都子於長於此遂無言以應答而乃告知於孟子曰至斯須之敬在
告孟子鄉公都子於長於此遂無言以應答而乃告知於孟子曰至斯須之敬在
鄉人誰也所敬在長於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酌非由內也季子又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
主則誰敬彼季子將曰敬叔父乎問之曰如敬弟則安在敬其叔父也彼季子為
將也言常在位故敬之也須少頃之敬在鄉人酌鄉人聞之亦以在賓之位故季子聞
之也言常在位故敬之也須少頃之敬在鄉人酌鄉人聞之亦以在賓之位故季子聞
孟子非由此言也故謂之曰敬叔父則則飲湯至己之外也公都子因是隨敬所之則此敬乃
外非由此言也故謂之曰敬叔父則則飲湯至己之外也公都子因是隨敬所之則此敬乃
曉其理故自又以此冬夏所飲比喻而曉季子之感也言冬寒之日則飲湯而飲
之則飲水如是則飲食亦在在外者蓋謂湯水雖異名然得其寒熱而飲
我則敬在中心而出之者也猶敬叔父之敬在外乎季子即下卷所謂季任為任處守
者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性公都子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
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可教以善不善亦由
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
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
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都公
子曰或人者以為各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善瞽瞍
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為

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矣。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為非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若性

與情相為表裏性善勝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

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

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

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能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

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詩大雅

篇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公都子曰此章言

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公都子曰此章言

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自懸賢愚行殊尋其本者乃能

一諸者也公都子曰至然則彼皆非與者公都子問孟子以謂告子言人之性

無有善亦無有不善但在人如此故文王武王與起常以善養人則民人皆好善

至幽王厲王興起常以政暴虐於天而民則已如此故以堯其暴亂或有人又謂人傲為善有性不善非在所以稟之於天而民則已如此故以堯其暴亂或有人又謂人傲為善臣以警賤之頑為臣今孟子乃曰若其情則善也若夫人才之罪也且以為君而有象之微子啓王比干之賢為孟子以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才之罪也且以為君而有象之微子啓乃順其情則皆可以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才之罪也且以為君而有象之微子啓合而論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性曰情曰才蓋人之性本則善性之動則為善者非性也以其才也則性之用也而為情者非性也以其才也則性者乎此孟子所以上曰乃若其情則可以有善乎地乃所謂以貫乎人其有不善非才之罪也人言皆隱之心也人能順此而為之是謂仁於前矣蓋以惻隱禮智即善也然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而存舍鑠而我弗求則亡之矣然人之所以有善也但其性相去之遠或相倍蓰或至於不可計其多寡少此之絕遠者是故詩大雅蒸民之篇有曰上天之生衆民有物則美德者即仁義禮智是也孔子常亦云此詩之人其能四知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所謂物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所謂物也非所謂物則有則仁也由此觀之孟子所以言至此者豈非人性皆善於朋友故有物必有則善才也從之者德是謂情也微子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善能順其情以為善而才也從之者德是謂情也微子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五中華書局聚

比干有兄弟之親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微子啓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又云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是知有兄弟之親矣○注大雅蒸民

之詩正義曰此蓋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文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

之厄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溲然而生至於日

至之時皆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詩云貽我來

麩言人性之同如此麩麥其不同者人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事兩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

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

履我知其不為蕘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

以履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如使口之於

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嘗者相似故皆以惟耳

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惟目

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

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

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性皆同也心之所

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

豢之悅我口義心所同者義理也悅心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也孟子曰至我

齊兩言使人稟性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至猶芻豢之悅我口者孟子言豐熟

天降下才性與之殊異也善賴也凶荒之凡人之陷溺去其良心而為之惡也

無他所謂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是也而且譬夫今之大麥也人播種而

割之時皆熟矣雖有同藝殖之時又同溱溱然而生長秀茂至於日可播種而

所加有不齊也故凡物有同為不熟者皆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為不人雖聖

者我則知其與我不同其類者費也故龍子之賢人所以履皆相似者以其天下

足則同也故性之所好與人殊異有是若狗馬之與我不同其形類也則天下

何以下之者其味皆從易所好與人殊異有是若狗馬之與我不同其形類也則天下

也惟天下皆期於師曠為知聲之妙者天下之人無不相知其也又特耳如子

其有同聽者焉目之於色也故曰同人美者焉至於心獨無所好者焉耳之於聲以

心者性也若先口耳皆心之同無異也然人心有所有同然者何也心者如芻豢之味
 聖人性者但先口耳皆心之同無異也然人心有所有同然者何也心者如芻豢之味
 有悅於我心所同然也則天之使我有是義謂命於道德之謂性是性命本乎
 又出於人之心所同然也則天之使我有是義謂命於道德之謂性是性命本乎
 天性故為天之所為也天之命而失之者未嘗不有其道也此豈非其理有出
 於性者乎合而為道則性命然未嘗不有其道也此豈非其理有出於性者乎
 者也人之所為道則性命然未嘗不有其道也此豈非其理有出於性者乎
 心者乎合而為道則性命然未嘗不有其道也此豈非其理有出於性者乎
 頌麥至薄也○正義曰釋云麩配天詩也○注灑石地也○注貽我來麩此蓋周
 正不義曰案左傳云易牙齊桓公大夫也○注灑石地也○注貽我來麩此蓋周
 公不信數試始驗是易牙為知味者也○注灑石地也○注貽我來麩此蓋周
 氏春秋云已說在離婁篇首左傳杜氏注云晉樂師野者是也○注云都世詩
 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正義曰案詩國風山有扶蘇之篇文也○注云都世詩
 美知者狂狂美也且辭也○箋云芻之好色不往觀○正義曰說文云牛馬曰芻凡此
 是知子都為美也且辭也○箋云芻之好色不往觀○正義曰說文云牛馬曰芻凡此
 豕曰豢是
 其解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人性為才幹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韓本考文古本才作本

所能順完杞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所作子

而成其桮棬乎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將斤斧殘賊之各本同岳本將下有以字

如將戕賊杞柳此本脫戕字

明不可此桮棬此當作比閩監毛三本作比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明不可比桮棬也

以告子轉性為仁義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為上有以字

蓋嘆辭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蓋字

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下並有告子道偏見有

不純仁內義外孔本作內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湍水園也謂湍水湍縈水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湍水作湍者下湍水無水字縈作縈案偽疏引亦

作湍者園也音義出濼字

搏而躍之音義丁作搏

猶水之欲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為君子隨曲拂者為小人也

令謂縈迴之水者然其水流沙上案今誤令言誤然監毛本不誤

無異性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問告子以三白之性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疊子字

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

一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是足利本在其中

則犬狗之性閩本同監毛二本無狗字

見彼人年老長大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老字

非在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在下有於字無二者字

同謂之白可也各本同考文古本可作何

為義義乎

閩監毛三本少一義字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為有義乎案廖本是也

且敬老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且字

愛從己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已誤心

所悅喜老者在

外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脫老字

故曰外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耆秦人之炙

音義本亦作嗜下同○案嗜正字耆假借字

己情性敬之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性作往

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且孟子所以排之

閩監二本同毛本且作故

云炙實

監毛本實並作者

行吾敬

此章敬字石經諱作欽

故言內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則誰先酌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則先酌誰

鄉人以在賓位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以字

斯須之敬在鄉人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孟季至是亦在外也

是食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

公都子曰或人者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無者字

以為各有性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各上有人字

使其二子為不仁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作此

是亦各有性也矣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閩監毛三本也作者

皆為非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皆非邪

孝經云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云作曰

其有下愚不移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韓本若作如無乎字考文古本無乎字

民之秉彝閩本同石經彝作夷監本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石經下同

言天生蒸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蒸作衆

民之秉夷夷常也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二夷作彝

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故曰人皆有善也考文古本作故言人皆有善也

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愚舛殊尋其

本者乃能一諸

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以飢寒之厄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厄作阨音義出阨字

樹之時又同石經此文漫漶樹似諱作植

貽我來麩各本同考文古本來作麥

地之有肥磽耳各本同足利本地上有如字

古賢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人作者

誰不同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草食曰芻穀養曰豢八字宋本食作牲古本作性山井鼎云性恐牲誤

一 珍倣宋版印

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麩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勗而進之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校勘記

一 中華民國玖貳年陸月拾日

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512088



籍